柈湖文集

柈湖文集卷第八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送邵位西員外奉使山東河工序

在乾隆三十有八年壽張奸民王倫用邪教聚衆反破縣城連陷堂邑陽穀據臨淸阻運河　朝廷遣大臣率禁兵往討纔一月平之是時海內承平豐樂惟西南金川方用兵而　高廟駕幸熱河奸民妄意京輔備虛遂相煽爲亂國家歲漕東南粟給京師運河梗則南北中絕故山東河設督臣置標兵與江南河等王倫雖小變其地勢要害實爲天下一大警云今賊起粵西數年踰嶺走兩湖遂破壞武昌東下攻圍江甯慓悍狂突大兵莫能禦河南山東以逮畿輔皆爲震動京師之人惴惴然虞賊之朝夕越江河而來也吾謂今賊亦王倫邪敎之徒耳其凶焰寖熾至

於如此者賊先散遣其黨於各省陰以其術誘結無賴愚民所至輒蟻附響應轉闘愈前其衆愈多嗚呼世之嬉於久安爲治者莫能以法度整齊其民非一日矣往往姦民聚集官吏亦稍聞知而莫敢覺發又不能以計轉移而消弭之至於今日皆將束手而無可爲矣今邵君自刑部郎差往山東河工同時以河工出者多人　天子獨命偕侍講學士王君巡防河口豈無所厚望於君乎吾故因今賊猖獗之禍而援臨淸前事以言之君之學與才於今世人葢不多數也又久直軍機習知天下事當　天子初元以粵賊宜亟誅大發中外兵命大學士賽公往視師君言其不可者數事以書告於次輔祁公其語上聞時　命已下難別推其人賽公遂行　天子儻以是知君君今急裝往矣豈惟河工之善否所盡心哉其循運河所至州縣吏所

以奉　朝廷新令團練民伍備豫應變者如何君其以所知而欲爲者皆與爲經畫俾盡實行之毋令王倫之徒得乘變而起也

送孫侍讀還朝序

翰林侍讀孫君芝房既假歸四年連喪其兩弟職方君與孝廉君丁巳四月起治裝奉太夫人將還朝湘人士於君之行也疑之曰孫君前有不快於其官而歸將以奉母著書今連喪兩弟而又扶母攜家以就官京師何爲乎其有悔於其初乎息之久而復於動者乎有解之者曰孫君前有不快於其官而歸將以奉母著書是其所欲也今連喪兩弟而又扶母攜家以就官京師豈其所欲哉是乃欲舍其貴官而爲野人不得者與之疏者烏能知之雖君之自稱於人也亦如解者之云余謂其實故不然不觀君之所

著書乎其自　朝廷之上天下之故古今利害之變當世之所尤急莫不詳考而深計之期以救世之窮而定其亂灼如也火方發隄方決水火大至呼號而救者督于蕩相亂有人焉逡巡而避之相羊而四顧徐而思其止塞之方則既得之矣其有不走相告語者乎君之行其爲是也哉其爲是也哉

送六弟退菴往游軍中序

粵盜初起踰嶺犯湖南攻圍長沙湖北巡撫衡陽常文節公計禦之洞庭上游常公夙知吾從弟士邁之才奏於朝令募濱湖人爲水營扼其路而北省提督博勒恭武重兵駐岳州道員王公東槐主餉兼知水軍事而以知縣李某司水營決罰常公既上奏乃身至岳州要吾弟是時人始驚擾多相扇趨亂左官而右賊弟以人之難用也固辭

常公强之不得已招合勇健千人乘冬水方落柵斷湘陰土星港口及臨資口守之所設守甚悉無何軍夜譁欲走將斬倡者七人王道持不可馳請於常公卒弗許賊攻長沙不克走甯鄉以下水營遂潰去岳州軍亦走武昌隨陷常公死吾弟以此大悔憾匿居深山中數年坐臥念之而湘鄉曾侍郎始倡義旅及今北撫胡公初下時皆走書以請皆辭未出荅弟既前懲常公事而先叔父母塋地未定卜乃更卜地畢葬益讀史書盡取古名將帥事跡推其成敗得失所由久之意有自得者於是去港口之役又六年矣賊橫據大江東西官軍雖少克捷未能破除弟乃始束裝往游湖北江東西諸水陸軍中冀將有所合得從事焉自兵興　朝廷不愛官職以激厲天下士士起徒步數年致位大官插花翎擁名號者相望也弟豈有羨於彼者耶

顧其中心誠憤欲一洩耳弟今之行尤非他人比也夫人莫不喜高而惡下內自許而意輕於人故有求而事焉者人之所與也挾所有以臨之且若將爲之師者豈人之所與哉而我有負辱之名彼有材勇之譽將以圖合不亦難乎昔田單狃於卽墨之勝而與馬服君論兵獨不取其用衆單知其一戰之長也而不知馬服之算也今之將帥故未有若田單之功而未必不以所能自喜吾弟又前無馬服之效吾懼其爲人疑笑而終不能以有施也夫士亦求行其志而已矣必或不合則命也管仲三戰三北不遇桓公鮑子不終忍辱哉若夫俯仰於人以冀幸吾事之成而名其功是益其恥也吾知吾弟之決不爲也於其行敘吾兄弟間所私相語者如此

鄉之人日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喜就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者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前年西垣歸自京師館於余從弟伯喬之家遠余居僅數十丈許朝夕往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者足將舉無所如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西垣在京師蓋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別余以去余之思又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遇知識及從來故人與居雖相得無若西垣者西垣爲人樂易善交過於余然得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茲各四十古所稱强而仕者謂其人所問學既自有成就

矣當及其未衰有效於吾　君有勞於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今余既當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為用於世其身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謀也則洞庭之濱吾與子偕而漁之亦樂矣

送別贈趙惠甫黎蒓齋吳摯甫

老而別者多傷蓋惟齊年齒道舊故者為然然亦鄙俗人之情態爾彼於死生之故未能自遣於其懷故於別人有愁然以悲者而於人固無所繫乎其念也吾則不然凡吾平生所往來於心者之人吾亦不知其何以然而時時念至之如吾親屬之生而與我遠者雖其人已死而吾存未嘗不追念之也此古之所謂友者非耶顧平時書問常疏雖念之亦不亟圖相面而時亦不能以此情相告也吾今年已六十有四所心知人存者僅矣來江南既見相國曾

公今且別去曾公之處吾以友也吾不敢自外於公益述今二十餘年矣兵事開未得相從其心常常私念公也而吾處公之府中有年甚少於我而樂與之友者得三君焉日陽湖趙惠甫遵義黎莼齋桐城吳摯甫其人也惠甫前識之今茲乃益深莼齋親我意似過重之摯甫不必我親顧不以老人貌我三君之才各異矣其志意與問學則皆有以信乎我也今吾歸將不復見三君卽死亦何所爲悲幸不卽死自在巴陵洞庭閒爲無事老人而時登君山之頂見江湖東流未嘗不以想望三君矣於是書以詒之爲述別

爲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吾先人自前明以來世不著大抵農也自吾曾祖父始讀書爲童子師吾祖與兩叔祖皆發憤爲士子業不成輒棄

去經營衣食以起其家頗以徽貲雄閭里閒迨吾父與諸叔嗜書甚矣卒困不得一庠衿吾伯兄石林始入泮自是爲諸生食廩餼者相繼而乙酉壬辰迨今之歲甲午二兄杰人與敏樹與夢松弟舉於鄉者凡三捷焉里之人僉曰吳氏將以詩書世其家矣於是夢松自長沙歌鹿鳴歸跪捧觴爲兩親壽敏樹乃敬具衣冠班子姪跪拜祝頌遂進而稱曰夫科名者士子所爲進身之階而世所稱可喜之物也其進而益上則由鄉舉成進士入詞垣踐歷諸上下官階任天下事皆人意計中遭會爾雖然姪竊有妄言於此凡人之所以爲祖宗光爲父母榮爲鄉里生氣色者豈直以其科名與其官祿之崇寵而已哉苟其學問足以成身文章足以持論功業足以施於當時如是則爲才賢人矣苟其學問不足以成身文章不足以持論功業不足以

施於當時如是則爲庸妄人矣才賢者雖爲而庸妄者豈少也哉今夫科名官祿之人不至於才賢則有至於庸妄而不止者矣自其出而之於世也去樸訥趨文飾體態變矣厭寂寞喜聲華意氣異矣體態變意氣異而其人之能自存者益難矣未幾而好趨承趨承甚昏夜求乞矣未幾而營談利談利甚貪囊汚穢矣未幾人品心術無一存者而盡失其所以爲人而虧體辱親莫大於此矣嗚呼豈其人之本願哉蓋逐於一時之風尙而不知謹者其積靡宜使然也今吾家自先人以來世敦行義而叔父大人端謹正直無愧神明叔母大人敬恭慈惠善能相助宜其享子孫之樂受品秩之榮而姪竊願以斯言者與夢松及諸兄弟共警凜之或者大人之欲以敎戒我等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兩大人曰善哉吾有望矣然吾無多言願爾輩唯

毋忘先人之勤苦是念儻可以終身守之者與於是敏樹與諸兄弟子姪輩敬領命相與助夢松舉觴成禮而退退而謹次序其語以誌焉

趙酉餘翁七十壽序

人受命於天禍福倚伏窮變相反然至所遇之極有大不幸其勢無可復恃既乃徐以大轉且甚過其初願不止豈其所受之命固然哉蓋其人之爲人必有有餘而不可終窮者用能消其害戾而迓其休祥則命且隨之而氣數之往還常厚贏於其相勝亦其理有固然者若酉餘趙翁是已始翁祖父皆無兄弟至翁昆仲二人獨仲有二子翁卽子其一家素饒委仲經理翁無所營問遨遊鄉里間嘻自快意曰吾弟有子足矣吾何求哉無何仲公下世二子皆已成人相繼夭死其一翁所子者有遺腹子旋又殤既後

嗣遂絕翁乃歎曰吾祖父之祀其不續乎且吾尙有老母可若何於是翁年踰五十矣其元配夫人亦卒乃始繼娶旁納媵侍幾五六年連生九丈夫子鄉人皆驚歎以爲異事而翁年益老亦益强健今茲盈七十諸子森森林立同日爲兩子長者納婦親朋相率爲翁壽而予將有一言以侑翁之觴請卽以翁之所自稱號者爲說可乎夫翁之自號曰留餘云者葢謂內嗇欲以保己外饒利以公人云爾嗇於己者其用積饒於人者其道優翁之遭家險難卒不終阨遂又大亨者豈非其所自餘者之所致與且夫人之多福壽子孫者其於造物得其氣之有餘而已今或有人其行事爲世所詬厲而所遇獨豐盈無少缺憾彼其得於天者殆不可以旦夕盡其亦有時而將竭也若夫危者易摧微者易絕摧之絕之若乘而至終以安固反更勃發譬

之木已枯而再榮火將熄而後炎非其中之自有餘者而能然與以其始之危且微也其氣本若不足而又有餘者豈非其留之者之效與然則翁之所自謂留餘者吾又安知其多少之量哉人之年壽亦以是取之已其餘之盛者老而愈有少容耳目更聰明筋力更強固若翁者殆將有是非可以尋常計料也願以是爲祝

何嶅菴外兄壽詩序

敏樹之妻之兄二人伯曰浣溪通判君嶅菴仲也兩兄皆厚余通判君年最長又數宦游故余與嶅菴相處爲密自少時往至其家一坐起前後不暫離告歸必苦要留別若不忍狀稍閒則使人問卽又自來余家盖數十年常如此君長余十歲相視如齊齒然狎而益敬未嘗有一言之相侮戲者君又以其長女壻余長子念謀季女壻余弟子煊

余又以弟女壻通判君之季子兩家姻好日隆羣從之交爲親者尤多也君雖故富家儉於居己而勤於爲人與人多款密亦不獨於余爲然通判君既卒鄉人尤倚重君君不憚老常走他家爲平處所疑爭事値時有變家不得安居官府益相請召君亦稍欲避煩劇不得休咸豐丁巳之春三月余方寓居長沙城中君棹舟就余畱兩月會多雨日夜飲酒談人間近事感今昔之變速計數鄉閭儕輩間人則慨然而歎少暇出市頭觀劇樂聞城上兵健習戰聲壯之捋須髯意氣爲奮揚已又不能無憾葢君年六十又二而余亦且老矣九月鄉人以歲熟寇且遠皆謀壽君以樂其意敏樹亦喜而爲詩二百八十字歌以爲侑且序其所以然者

孫由菴六十壽序

由菴孫君年未三十之時余家延之塾中教童子句讀連更八歲童子皆稍知文義而由菴爲師名益著乃别開館余里中里中學者多從之其後業皆成就每督學來按試由菴弟子入學者常得數人及試上等充舉貢者皆是雖一縣中稱師門者莫由菴先也於是君年周一甲子諸弟子與吾兒輩在門者將相率爲君壽而請文於余余嘗以謂近代以文壽人者最不合古義多迫於時俗應酬故不欲爲人作及聞由菴弟子之請則喜甚且有慨於余心者葢由菴始館余家逮今三十有三年余家庭朋友之聚與由菴跡相及至今可思念感喟者甚多有之而由菴近來一目失明家尚貧如昔日猶歲歲授徒不能輟而余亦已老矣可無慨哉乃余獨喜由菴諸弟子之壽其師眞有若家人奉事其尊長者之意而非世俗之情也古者章句之

師蓋始盛於漢所稱大師史言其弟子著錄者多至百數十人其有至大官者史亦矜而書之及學之衰師道遂廢至宋諸大儒出聚徒講學之風復盛而明以來又不數見之余嘗竊疑漢宋之世師道固尊其弟子固多賢傑之流然其相從之遠且多豈皆誠出於學問之途哉得非以師名之重亦有聲聞祿利之事出於其間者與今之師非有如漢儒專門之授宋儒道學之傳也不過教之為四子書之文以階場屋之進取士亦皆就所熟近得師不難無有涉千里而遊其業者雖貴達聞人無問其所師誰氏而師亦莫能以其弟子傳業為重蓋時使然也由菴之為師吾不能謂其甚有異於人顧其弟子皆師由菴之為人多謹重有法度是亦無悖於漢宋儒者之教而今諸弟子之壽於其師非有可依附取矜重於世獨相隨於清貧寂寞之

中烹豚治酒博長者之一歡其尤可貴也由菴雖窮老得不以是爲大樂余未得與於斯會而幸藉之以文亦庶幾由菴之壽至於耆耋歲歲爲其弟子迎侍而余時得相從道舊故爲樂也

何浣溪外兄六十壽序

昔韓子送楊少尹序文稱古鄉先生之義盛言致仕家居者之樂而以漢二疏爲況其文至今學者喜讀之然此事於今世則未難也士大夫旣皆土著其鄉非若唐時家於官者苟官稍遠家稍濡年至而罷休歸者相踵也然則楊尹之事於今世又烏足稱耶夫必其人名行重於一鄉而愛利久及於鄉之人鄉之人於其出而仕也榮之而歸也又益喜之也則可以稱焉耳矣余之妻兄浣溪何君早歲負才有名聞於學舍家素饒財君又益起之喜爲義事利

益於人鄉之士庶咸倚焉年四十餘司訓長沙旋改通判閩中歷判興粮石碼行順昌福鼎縣令事先後在官僅十年君甚思鄉人遽引疾歸閩中民挽留之不可而鄉之人聞其來歸父老兒童皆欣欣喜色相告也君之初令順昌也順昌之人樂君之政愛君患無以報會君之生日相率醵錢張樂十日且各懸鐙於門大書官清民樂之字君苦禁之不能止及在他處其人之於君亦皆然而自閩中來者傳其事鄉之人聞者皆喜且歎曰是固當然今歲戊申正月十九日爲君六十生辰於是君之歸又四年矣日益行善於鄉鄉之人將以其日集觴於君之庭而皆願有以祝君者余則何言惟古人酒食燕享之閒必以壽耇爲禱而凡有將送非壽莫稱葢康彊樂生者凡人之上願況君之聞望重於當世名績著於遠方而又能以惠利敎戒厚

夫一鄉之人誠無愧於古之所謂鄉先生者鄉之人所以愛君覩閭民且有加焉孰不願君之引年臻於耄期以造福於無窮耶余所以拜君而敬祝之者非余親戚之私言也鄉人之志也

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爲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益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賈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

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爲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爲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顧以數世交游卽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人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卽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登而瞰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邱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媼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

水間亦可以樂而彌永其年矣

方君山壽序

吾巴陵之士多樸實重厚爲行前後輩相師風最篤而近所推仰學行尤高者曰方君山先生先生今年八十有二其門徒介人徵言於余以爲壽余曰若先生誠可壽也余生乙丑前年六十時親友或謀壽余余曰未可吾縣里中先後隨從相逮者有張笏臣其生乙卯長余十歲而方君山生乙巳長且二十餘可壽乎笏臣今官新化敎諭而君山先生以老貢生猶授學里中今年正月余過姻家見先生族子蔭甫因問先生起居尙能扶杖出門遊行一二里否蔭甫曰何止是雖反一二十里可徒步往還無用杖也余大驚信知先生之有異人也然先生可壽者豈以是也記余少時初歲試先生名第一余走訪其文默誦而歸錄

之以為深有詩書之味其後先生雖竟不遇文名益尊縣之秀士學為文者多歸於先生然是猶其外之文也余聞先生生時卽背父母苦節又早終每與門徒言之必泣下家極貧以館穀之入事兄為姪娶縣人稱之貌莊而氣靜見人少言笑溫然可敬而親也其為學篤信宋儒好小學近思錄書而謂實踐為難惡為口說欺人者教學徒具有條法不專與為文晚尤行善於鄉懲咸豐初年土匪附賊之禍戒約鄉鄰子弟禁除少年一切遊蕩桀猾惡習事期為良愿民年及五十始有三子兩已入庠皆守訓兢兢家以教讀買田粗給逾前日不更求饒惟晨夕手書如少壯時不改夫人之壽者稟氣之强與受數之多猶尋常幸事爾而亦未為幸者吾見人少自修厲老輒頹然者矣能持晚節之難也程子有言人不學則老而衰老而衰者血氣

之自然年至矣雖健猶衰也不衰者惟其志爾非學莫持之也先生之學不邇於利而年愈老學且益勤故血氣無患是宜余與芴臣輩人之所望而趨而邑才賢士之所共師仰也

周桂亭六十壽序

在道光末年吾縣有姦人冒充本縣令家丁者為令謀賄遍毒縣人縣人恨之并令訟之大府達於 朝數年至咸豐初始得定讞繫姦丁獄待決會粵賊陷郡丁得脫出且為大變衆恟懼有生員周瑞芝房者憤曰吾叔父讐也不可以舍況其有他乘夜馳往縛之獻於督軍道江忠烈公營門江公立斬丁芝房斷其一體以祭叔父縣人皆大快之而芝房之氣義乃聞遂從軍剿賊湖北巡撫胡文忠公奏官之俾率鄉勇入興國遂復其州權知州事余嘗與芝

房接覩其爲人傑然有志意人也已又遇其尊甫桂亭君貌朴而寡言與商縣中人應官公事無疑難者而余又聞人言桂亭君之爲人也少亦尙氣俠精勇技敵可數十人後乃悔不爲更爲溫讓力治生課佃蓄穀以富其家而務施與及賊之起縣中鄉各爲團團者皆就祠廟寺觀之宇爲會聚名曰團局君爲其鄉團則曰局郎吾家可也衆尤信恃君賊數自通城躪縣東南殺人去獨相戒毋犯君團以知君父子名也余又以知芝房之氣義實自於君也今天子同治三年甲子之歲芝房旣前以當官禦賊得功授官郡司馬　誥封君爲奉政大夫君之配柳爲宜人於是君與宜人年皆六十芝房以告於僚友姻戚縣之士夫將爲君與宜人壽而籍文於余其家又以君與宜人之事行來告余按之君所爲皆應周官六行者而宜人之賢則

古賢婦人之行皆具也夫人之壽者不必其爲賢惟賢而壽者則人以爲宜而頌禱之以多福之辭若君與宜人是也抑芝房之所以壽其親者其榮又多矣記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今芝房既能以官榮致於二親縣人嘖嘖道芝房以爲君與宜人賀也所謂國人稱願者非耶以芝房之才當益立功名於今時利澤流於人聲績登於史他日君與宜人年又益高芝房又益邀　朝廷寵命以歸爲壽縣人又益來稱願爲賀吾今之爲言且可以爲券而操之也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也名伯泰康熙閒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湖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也吳敏樹曰孝子之爲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及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病爲急何其孝也而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漠然若無有彼殆與禽獸無異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夫許君之孝而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書杜貞女

年丈杜召亭先生知縣山西時以其長女議婣余從叔之家既成言矣未久來告曰吾女向許黃氏黃氏子不幸死吾以未嫁適人理無疑者吾今年獨身官應州遣信將女實未知不料女昨聞吾此言便號泣投地計不欲生家人以終歸黃氏勸慰之乃止覩此女性行非吾所能制也予其爲我辭於尊叔前而其家又以女所致其大父書來讀之言詞激烈使人敬畏而不敢復有違言及召亭辭官歸女竟歸黃氏余惟女未嫁而守貞猶士人未官而急公家之難豈得謂其忠之過哉抑余鄉俗男女始生而父母即爲之定婚夫其爲女子者自其數歲微有知之日固顯然知其身之有所係屬也而其家之吉凶事壻雖幼或往會焉其相爲夫婦之道彰矣然則杜女之守貞其所感於其

中者豈其微哉女今年二十餘而余書其事如此以此事余知之獨詳書之宜自余他日傳貞行者當取此

業師兩先生傳

老無成學思始授書傳我師事心傷苦備作兩先生傳

孫先生諱萬偉字勉楚於敏樹爲世舅氏實繼祖妣氏之季弟也先生竟世爲童蒙師自吾諸叔父諸長兄幼時皆從授讀最後及敏樹與諸弟姪輩人而先生年七十矣敏樹幼羸弱多疾先大人憐之八歲時始令入塾塾中兒雜有族人鄰里十餘後多爲田夫或賤藝役去者敏樹始讀已頗異諸兒先生喜曰此眞讀書材矣稍與語自堯來帝王相傳代次第一日敏樹問曰堯舜禹及周文王其父善惡皆有著名湯父爲何先生驚而告之曰主癸也遂舉以語人曰吾幸者不爲是兒所難又書兩語黏壁間曰莫

歎此地童蒙學中有他年翰苑人然敏樹質實鈍凡三年讀而五經未徧也先兄石林先生慮羣兒爭嬉壞學乃攜入荷塘僧寺親督課之先生送之行遠半里許泣而返曰將我良弟子去空我學矣先生故嘗試童子高等未得入學老且耄猶徒走郡城院試先生吾家內親又老人數至後堂試罷後嘗至吾嫂房坐茶語哲流涕卽向嫂誦其試文曰是當不佳耶嫂故不識字人以爲笑蓋其迂窮可憐如是甚也噫嘻博士學生先生窮老求之不能得而所謂翰苑人者敏樹又終非其人也無乃適爲人笑哉吾縣中在 國朝二百年入翰林者纔兩人宜人以是名爲奇童而先生以厚誇敏樹豈非愛譽之尤甚也耶

秦先生諱維城字西臣別字石愚邑之名諸生也初敏樹從孫先生授書時家已延石愚先生教諸學爲文者爲大

塾先兄攜敏樹僧寺猶不語以文曰吾雖非穎利毋誤汝
其冬歸家始令從石愚先生學又六年敏樹年十七遂試
爲巴陵縣學生先生於書多讀通知古今文章各體不專
事四子書章句而先兄實攻苦制藝與先生相切劘爲文
所語學必前明震川陶菴正希大士及　本朝熊劉韓方
儲張諸號稱家數者敏樹從旁熟聞因竊視其所鈔讀書
甚喜欲效爲之先生怪其課文有異召詰之曰汝年少文
字當令生嫩秀發奈何作如許老成狀然字句間又若不
可更易是汝之能也汝慎無遽然敏樹乃知戒爲文不可
妄學而亦自此稍進矣先生善飲酒飲即喜談詩敏樹尤
願聞之每夜飲侍執壺旁問所語酒至語益多其課塾徒
止用試帖體詩不以其所語者敏樹獨時竊窺其案頭漢
魏人詩及陶詩以爲奇又欲效之而先生又嘗讀八家古

文時有論說藎敏樹稍知學爲詩古文辭皆自於先生而當時吾縣中士以文學有聲以至於今日終未有與先生相類者顧先生喜誦說古人詩文取快意亦不常自有所爲與諸徒治帖括少暇雜取醫卜風水書悉究其技間亦窺場屋墨冊以備應試旣久阨鄉舉憤而語敏樹曰吾以不悅時人之文故未能工爲媚狀以取投合今欲以三年盡屛諸書日夜手一冊子窮吾老力爲之則可乎敏樹對曰卽爲江東羅秀才奚不可者乃爾耶先生爲啞然笑也卒時年五十五先生又與先兄姻家其季女爲從子光朝婦云

方稼軒傳

嗚呼人生朋友之合雖人事亦若有天數焉至若其人近出於鄉里年齒略均而交識最早其術業志趣甚同而相

得若有聚而置之其處者然豈不尤爲難遇而可幸哉而年命短長忽焉以死生斷絕又孰爲之此其可悲者也余自弱冠後稍知好學問文章於縣中得友二人曰毛子西垣方子稼軒西垣之歿余既爲銘其墓而迴思稼軒蓋死已十九年矣因以余之所以交於稼軒與所及知者爲傳其略云方氏爲巴陵巨家稼軒之先世累爲大官而其家甚貧年二十舉道光乙酉鄉試而余從兄杰人與爲同年余始識之貌豐皙秀發照人翩然故家子也明年正月杰人北上余送之至郡城值大雪因與稼軒並宿湖船中與語大台語逮三日夜謂我曰子他日必爲名人矣自是常來余家爲留一二日稼軒之居遠余家四十里許而其舅家張氏余鄰也稼軒又娶於其舅氏故往來余家爲多而其上春官朱錦亦時時走他方從其家之宦者癸己春余

入京師稼軒自選安來見卽高誦其詩乃前歲之秋闈余鄉舉而作者其相爲欣喜如此是年稼軒成進士官兵部主事明年考選軍機章京又明年正月以疾卒於京師年僅三十余嘗怪稼軒資厚而彊力氣銳以堅不類世人凡短命者何也其爲學蚤治毛詩力主漢以來舊說旣爲書高尺許矣數歲乃大悔盡毁其書而更爲之曰朱子傳未可易也余以是服其速進而勇於遷改之爲難我　朝治經之家亦盛矣多能考究訓詁而正其訛失其後學者習其風往往追襲漢儒專家一師之陋以自名其學反以矜異於人其爲說愈益支離膠固昏塞退死而不悟若君之賢於人者豈其有所厭倘趨舍哉亦求通於其心者而已矣又嘗治四子書章句破俗師之陋其行身坐立語言必於禮法不少有傾倚戲笑遇人雖凡賤必起問語雜細事

皆精當盡其條理至於當世利病尤喜開而切究之及任部曹將進直樞機益自奮厲稱貸以售書天下郡國方志之圖與書求之必備將日夜事之以期他日爲天子大臣建旄節仕封疆可更易施行者而遽以蚤死豈非其命也夫其可憫也夫而余以少相知愛不至於久長又以爲終身私戚蓋余嘗與西垣論詩至遜稼軒則多道經學古文稼軒蚤死而余終老無成以是姚稼軒而自悲其不幸也

郭氏家傳

吳敏樹曰余觀古賢士大夫稱道其先世行事大都皆有累積厚施不報於其身以遺其子孫者不可勝數也而春秋傳稱鄭之罕宋之樂皆以富能貸人遂昌其宗何則利者天之所以養人不私天之利於其身者天亦終利之豈非然哉余交郭編修嵩燾助教崑燾兄弟粗聞其家世事

云郭氏爲湘陰巨族世有科第官人而編修之本生祖縣
學優行生諱詮世父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諱家彪皆以
行義聞郭氏當優行君時家最富爲人性豪倘氣誼然諾
一語斥千金不惜人以乏告必有以應不應不自慊也未
嘗計慮其負日常數輩環其坐請求雖所玩弄物客或欲
之輒舉以贈蓋所貸假以興起其業者至數十家其收恤
存活者不計也縣令某貸重金而死其家人請以兩美婢
償還卻之焚其券至所寬捨於鄉里者又多也往時湘陰
城中頗多富室郭氏富不大彰而喜施者稱郭氏及儒林
君之世資且落矣猶勤貸不已無則爲人任貸於他家數
數代還其負坐是卒困爲貧人則益講治方書儲善藥以
施病者每與人藥必躬候視病差否與憂喜如家人蓋郭
氏之世積者如此故編修兄弟出以才子決科文章動天

下咸曰是家宜然其兄弟又稱優行君始嘗以縣試第一及學政試前二日而母卒眾惜君當入學咸勸君强就試君曰吾尚能試乎即奔喪以歸又數歲始補縣學生又言儒林君平生温温家人不見其有怒過眾疑爭常以徐語服人因示余以曾侍郎國藩所爲儒林君及張安人表墓之文其言尤詳蓋儒林爲優行君長子年長矣以伯父子死出爲之後張安人奉事嚴姑曒孀姒厚於姑之子若壻而儉於其子女皆其處他人所難爲者又言其兄弟幼少時家已甚貧儒林君不慮有無常喜爲歌詩張安人躄織衣食資其兄弟讀書語其狀欲涕流也優行君四子其季家彬舉人候選知縣與編修兄弟後先有名而編修季弟候選訓導崙燾稱後起才又相亞時稱三郭余乃掇其兩世行善大略著於篇

贊曰郭世有植若農於田父耕子種孫子逢年其施在人而報自天有欣厥後易觀其先

孫劭吾先生家傳

先生孫氏諱葆恬字劭吾善化人祖諱繩武歲貢生考諱先振直隸撫甯盧平知縣本生考諱先捷縣學生先生之生本生府君年且五十一子兄無子以後其宗兄卒遺財產以與族人先生既畢子稍長自力學以文名舉嘉慶二十四年鄉試屢會試不第爲桃源縣教諭學官爲虛職久矣官以教爲名士莫從於學而爲是官者其人卒鈍敝無進取益偷不自好尤不肖者至趨走假息縣令賤辱過丞尉蓋少有賢可稱道者先生之教桃源更數令皆以名行加敬禮人莫敢以其得於令一干以私令有以事罰富人錢二十萬置之學宮陰欲以相資則召諸生使籍掌之而

常慮求其職所以爲教既進生之才者勸與講學藝尤惜其棄者翦生者才無行將黜於學使痛責之令自悔改爲言而免程生貧無家夜止學宮旁日狂飲市中試之文能即置齋中親督之學已而遯去每歎曰程生負我諸生數十人訟錢糧上官碑於縣門令怒將盡逮治之先生召而數之曰學生干公事大戾也於國有法又益怒令君無禮且爲此者始緣民情抉胥役姦猾且自蝕其中諸生何爲者命亟毀碑令亦遂已居桃源九年卓薦當謁選知縣以親老不行憂歸未幾卒鄞縣沈道寬粟仲以名進士令桃源尤善先生稱其才達於吏治而惜其不施也子鼎臣翰林院侍讀顯臣兵部主事觀臣舉人先生累贈中憲大夫吳敏樹曰侍讀與余其壽爲古文辭屬余爲中憲先生傳他行不悉著著其爲學官事敏樹嘗一爲是官慙負念有

以爲退計卽自免去先生乃以貧養仕其志意皦然不誣豈易耶凡官者惟其職之難也然以時敝流失而誣於其名者獨是官也與哉

黃特軒傳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樂里長樂爲岳州走長沙古驛道地寬平四面倚山羅江流其閒下入湘水咸豐四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剿賊賊復自安慶上犯陷武昌岳州急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髮歸脅里中索錢米輸賊黃君爲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錢米大集脅者皆自取之眾怒曰此僞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請豪長者謀之皆尤眾人莫爲計黃君至曰殺此賊誠善今惟有團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錢物無多少從

我辦之眾大喜卽日戶閱壯丁具器械立幟於門別揀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眾南上而巴陵土賊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眾刼掠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者爲之渠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聞長樂獨執殺其黨首倡團練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黃君方與諸團首會食賊已近里許矣卽呼召所營勇獨五十人先往禦之山下小村地有長溝楊柳蔽翳各不相望見猝相遇小橋間卽刺斃賊大旗一人進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卽其渠陳某也因大呼遠近皆應羣賊遽失魄癡立不能動勇益集直摧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逃還岑川不能半卽皆走歸巴陵黃君旋又逐之巴陵新牆市土賊卽時皆散於是黃君名赫然聞數縣間

省府盛奬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營於長樂黃君與其團人常爲軍導軍進退皆依倚之明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衆出巴陵殺數百人將由長樂犯長沙黃君大集其勇他鄉團皆爭赴之幾二萬人賊至巴陵關王橋距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卽退去是時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住崇陽通城窺湖南爲衝我心腹計我軍屢入擊破之旋復合聚黃君又嘗以團勇隨官軍勦賊通城賊先遁長樂人自是頗輕賊而團事旣久費絀不給練營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相警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將復犯長沙卽捲旗輕行走長樂緣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之遽出勇與鬭而四山皆有賊出遂驚潰挾妻子渡水入南山賊亦不敢逼其明日賊將渡水由古驛以上長

樂水南地屬乎江與長樂合團其人復相聚禦之水上賊竟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新市夜殺千餘人而長沙已聞賊城備完賊乃掠東境由醴陵萍鄉去益長樂團爲省城北蔽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振黃君鬱鬱以爲恨年餘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識黃君備知其團事始末其人意氣灑落異於尋常富人倉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易爲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責望於民者未察其實也當賊初起常以誑言鼓動一世之貧民彼貧民忌恨富民而欲壞之久矣皆謂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以爲富民衛雖出錢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挾兩端賊至即迎之耳故凡爲團兵者必其鄉之人適然與賊角有讐讎而後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簡練習部分戰鬬氣

力精專而又財用饒給然以居賊所必經地以與賊連歲持久則未有能也若黃君之爲團可謂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非僅保全其鄉雖及其壞散之時賊終忌之不能逞殘於其人而省城猶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恨亦非人之所宜加過於君者也故余嘗謂鄉團禦賊之事獨宜聽民之自爲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將以爲法令而驅之使集則民苟以其名相應而黠猾之徒妄爲侈張以取媚於官而濫假閭伍之利因爲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餌賊而殃人奚團練之有乎余故紀黃君而備論之如此黃君早歲讀書當以例貢生應舉場既棄去以其才治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爲團練也官以軍功保奏加五品銜賞戴藍翎卒時年五十一

太常徐先生傳

先生諱法績字定夫一字熙菴涇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刑科給事中改禮科給事中主湖南鄉試旋奉命分往東河轉太常寺少卿還朝未幾移疾歸道光二十三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淡於進取始官翰林以親老屢告歸十餘年乃轉官旣爲御史所上疏必關大體上嘗嘉納爲刑科給事中稽查銀庫同官某與庫丁共爲姦匿雲南餉銀四十餘萬兩先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乃發之其後庫大獄興先後管庫者以庫丁賄通姦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預也是歲爲道光壬辰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明切者副者入闈而卒先生專其事自房薦外必捜取其遺者同考官至盤詈先生不爲動榜出舉者多知名士而

得於遺者六敏樹與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與爲今年同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且傳左公之言曰吾與吳某以遺卷獲收於先生吾任表墓可屬吳某爲先生傳嗟乎若左公者勳名冠世而親至先生之里撫其家人雖無爲文固不虛先生之舉矣而敏樹何爲者也且凡師門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若韓退之之於陸宣公蘇子瞻之於歐陽以文章相授受垂光於無窮先生之賢不減陸歐陽而敏樹窮老江湖之上聲名不徹於 朝廷文又不足爲一家之史以傳先生殊自恧也承左公之命而次其本末蓋非先生藉文於敏樹而敏樹附先生以有傳也

徐克軒先生傳

克軒先生徐氏諱承照字宮月巴陵三都人也吾母太孺

人克軒同族幼時每聞言外家之故多爲佐職官於外而克軒之祖部翁者尤敦謹敏樹少時見其家所書於堂屏者皆先正名言而傳家之要道也余始入嶽麓讀書克軒年過四十亦至以爲急求舉也而日與人爲奕其往長沙以肩輿路旁有柹而紅甚跳下摘食之日多步行輿寄焉耳至會城之明晨攜其輿夫自鐵佛寺至白沙泉城外內可觀遊處行走殆徧乃遣歸所食飲與衣皆儉陋食惟飽其先進者一日見人以貸錢鬬者遽止之而償其負家田不盈六百畝以二百畝爲公田施族之鰥寡婚娶不舉者餘以置義學歲儉冬寒甚語其弟巡檢君曰今日我大寒加裘乃已質穀者衣物多在此奈何明日即呼鄉人與衣明春召還穀者以其穀與之凡出穀千餘石不復質焉吳敏樹曰自吾先君子捐貸穀萬石後繼之者推徐君徐

君非放人爲名高者非市恩於凡人者敏樹嘗見學中門斗從索錢不與至於爭辨也

龔府君家傳

龔府君諱顯行字純齋巴陵人余婿家智軒太守之考也初府君兄弟二人友愛甚至弟蚤死君痛之日夜常哭泣撫孤姪如子提抱之不以離女亦如女弟婦感其義數十年不求分異以至於今智軒得官從弟乃求分智軒不肯以君之教也好釣遊不急爭進取不預人事人有得罪於君者後有他故處君待之君一以平處其人輸服修好君無有也智軒所與言大者如此他不能詳也噫余於君有感矣余之痛吾亡弟也與君同有孤姪同其財三十年近兒子輩以家口多余當門用費大必與姪爲分姪多推與余產新營屋大爲之以處余余有所欲先求得以來有疾

亟趨侍不去兩姪女亦皆然與君家之至今未分家咸聽命者亦未始不同夫人之生於天地自父母外惟兄弟親耳一世之人皆安全無恙而吾之一人者獨不得與之同居處共生死是誠可悲也顧非身親之者不知耳然則傳君非余孰宜

論曰巴陵令修縣志人爭以家狀求書大抵皆稱孝友然其情僞閭人知之也龔君之行事人所不能假故余爲之傳以俟焉

方先生傳

巴陵之山自幕阜出平江岑川至於巴陵沙陂山漸平蒼然而古色水清而渟瀠方氏居之明世爲宦家至我朝讀書者至多矜於庠者相望也余所知識曰方埜冉亭博學達於輿地水道之說而方頤肅翁善能爲醫不擇人而

治人多客之余嘗訪之逆旅案有書曰養正齋硯譜索觀之出其敝篋藏者皆小硯一面刻鸜鵒纚繫之繞其背其家參政啟參宏治時賜物也一得之臨湘市纔費數十錢余深嘆物聚所好而世家之風遠也二人皆君山先生之從昆弟余尤欽服先生之行義與其文章先生少喪母晚歲與門弟子言之猶涕泣有遺產田推以與兄而身以教讀爲生既兄益貧時時給之爲姪娶婦好近思錄小學書出入必由之而不喜人言道學以爲名者爲文章深入理趣而義味不薄年八十猶能日行二十里就居側爲塾待四方之來學者日手一書未嘗問生產兩子生晚敎之規矩秩然循循學校中也

吳敏樹曰今縣中讀書長者余多識之蓋未有若君山先生者也先生遭兵亂多地匪約束其鄉子弟毋爲淫縣遊

酗之習皆遵其教戒無犯者以是知先生非獨迂謹人也

先生名竹卒年八十有四

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爲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日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即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貪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

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妻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郭依永傳

湘陰郭氏剛基字依永縣學生援例員外郎中丞筠仙君之子湘鄉曾相國之女之壻也予聞少年人席華膴無門戶子弟之習者尠鮮矣若脫身富貴不知在其中者未之見也初筠仙君有子壻於曾氏而未聞其一至江南也其死也筠仙道其行事有鄉中密友一二人而聞達者無有也錄其詩及於當世之巨公賢豪無有也至廣東矣而言其風土繁華無有也好書好爲古文爲詩好作繪事獨不好爲時文好畜名馬好整潔衣履不好入城以此終其身筠仙欲余傳之他無可道者

吳敏樹曰依永之志豈不大哉其不屑屑者與充之以學有天下不與奚難焉况於今之功名與其文章者乎惜其死之蚤也

郡中三詩人傳

余少時即聞巴陵詩人龔雲濤先生者少隨父宦江南受業袁枚子才之門而未嘗見其一詩已又聞余布衣耕石名見其詩黃鑑藕船所嘗記之已又乞藕船書之扇葢七字律詩之精者黃秋士者藕船兄也實灌侍御之曾孫才出其家方菱鄉言京師遇人他往秋士欲寄書倚所至店家櫃頭書之盈數紙四六文也其才如此攸陳珪蘭莊講岳陽秋士從爲詩耕石亦受其法耕石不爲科舉歲從糧艘買木江南易書歸工畫世多傳之善草書楷法小歐嘗見其自書本集於其子天船點畫如刻本盡錄其句藏之雲濤客遊與南城曾賓谷都轉最密詩不效子才莊雅可誦衡山魏篁村問余京師見先生集乎余曰先生以在外故詩鄉人無傳者魏曰吾師也有之余乞副本未得也今

不知何處得之殘稿才三十章耳伯喬并黃余稿以示余自三君後郡中風流歇絕有李布衣在菴廟秀才雲門及天船僅僅嗣之而今皆死余寓雲門家歲晚餞余夜吟達曉今猶記之雲濤名立海黃名鎔布衣名昌穀

胥府君家傳

吾里之端士胥君特夫求余文傳其先人其言曰傑之父少學爲儒已而爲醫多行其藝於湖北之車灣尺八口朱河華容塔石驛諸處獲錢歸以活家人傑於子季也獨令從師學每歲之正月初旬開父即束裝北行將行立傑於庭而語之曰汝知乃父出門之早乎今歲屬汝某先生所汝念我當苦讀書也及端午節前則父寄錢歸爲學資奉師常豐於他人及秋後醫事閒父始歸必攜他方物餽致之師又治具延師與一二同學過飲舍中焉葢吾父專其

業於外之勞而又自恨其不終儒而以屬傑也故以傑之愚而猶粗識幾字强爲人師學終無成以負吾父而敎人子弟猶不敢怠以忽也又曰吾父性方嚴族之父兄少年咸憚之一歲族衆將迎演小劇號爲花鼓者門外豎木架臺矣父適歸見之趨請族長老正責之立徹臺罷去至今里中盛有此戲而吾門無敢效爲者吾父之敎也特夫之言云爾余聞特夫爲人至孝居父喪哀而有禮家貧仰給敎讀畢葬詣館所懸父像室中日上食哭泣弟子咸悲感焉喪葬費以敎讀所入獨任之不以及諸兄又獨奉老母今年八十餘晨昏甚歡待兄待諸子皆有恩義其敎學先行後文入其門者肅然出則人辨識之身爲諸生試不高等從之遊者歲常得數十人蓋特夫之敎以身而其爲人之賢有自故余夙重之而樂道其先人如此特夫父名某

字喬黃家去余舍二里所往嘗數見之狀岸異遇人無言笑款曲以是徵特夫之言爲信又益信特夫之能孝也

知縣張君傳

張君卽山司馬之爲藍山也當咸豐三年粵賊雖東下其黨匪竄擾楚越間者猶無算州縣日夜警藍山前數被賊城壞官民常覘賊爲去留張君至則與其士紳爲守禦計會賊攻江藍廳君募勇丁八百身率之赴援或曰賊幸不我卽何自挑之君曰江藍我脣齒也江藍破藍山能獨守乎遂進而賊聞藍山軍來移軍撲藍山君還軍入城守伺賊間出擊之遂潰去明年冬賊復以數萬人逼城來攻城中兵少君令其民登陴者日優其餉民爭趨城君日周視拊勉之賊飛礮子墮君前不顧時會省文報不通而靖州儲攻躬率鄉勇剿道州聞藍警來援合擊之圍解自是賊創

藍山益甚欲敗之而江藍理猺同知臨武知縣皆以賊至遁上官才君皆檄君兼攝其事又明年賊偪城加前堅守數日夜湘鄉王鑫新甯江忠濟皆以鄉兵援之圍亦解君以其暇完城浚濠開城中井泉十餘所勇練益精乃興修學校課其士以學而重刑其吏役猾黠者數輩民大歡和七年正月君奉調知祁陽民遮道泣送其行武生某先以事被褫至是徒步百餘里君慰止之乃去在祁陽滿歲以不合上官意罷去後補湘潭令未得之官以咸豐十年七月十九日卒藍山民哭而祀之於三忠之祠三忠者儲王江三君時皆已死君德其來援捐俸立祠爲祭田歲再享及君卒藍人並祀君於祠改爲四忠云即山名嗣康道光十一年辛卯鄉舉浙江餘姚人十九年英夷滋事以學官佐軍務功敘直隸州同知二十六年來湖南歷署岳州贊

慶通判桂陽州同後以禦賊功加府同知銜藍翎改補知縣君恂恂嗜學博涉典籍敦尚質樸不能諧俗與余善嘗爲銘其先人君卒後十三年子倬漢以通判需次長沙始述君蘄山事余爲之傳

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和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讙呼曰此眞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徧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笻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

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嶢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嶢對曰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　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邪因襃獎興嶢家世勉以職事明日　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　命擢興嶢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　天語以為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薌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尚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

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顧其有是孰知當薌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閒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胥母胡氏家傳

吳敏樹曰余觀婦人之無子而妒者至忍絕其夫之嗣可恨孰甚焉而余里士胥君朝揚廷言其嫡母胡氏之賢有足多者初揚廷父興國兄弟三人伯蚤卒無子仲亦無子年且老妻死不復娶而胡氏連產子不育僅成一女乃爲興國納妾周氏生子三歲而殤後又雙生子女未及歲又

皆殤於是與國年五十餘哭曰吾房嗣其遂絕乎乃取族中兒胡氏善誘撫之兒輒嘁去胡氏請與國更娶拒不肯曰吾命合無子他人兒尚不能有復何爲哉胡氏又請族戚衆勸之更娶劉氏遂生二子朝及臺朝弱多病胡氏親提鞠之甚苦朝稍長始知身非胡出也揚廷述其事如此揚廷讀書爲善士今與其弟仲子孫滿室微胡氏無是也余惟古人以無子爲不孝之大而婦人無子有出之道蓋慮其妨嗣也娶妾以爲先祀而妒者婦人常病賢者難有也若胡氏能續其夫家兩世垂絕之緒艱難不舍卒成其志可不謂賢乎揚廷家故貧父母勤耕織以有薄產與國卒後胡氏率周劉益勤內事傭人爲耕俾子從師學家業亦不墜年八十有六乃終揚廷乞余文爲傳之其孝不忘親亦胡之善報也

孫烈婦耿氏傳

孫烈婦耿氏上元人孫氏居上元方山去金陵城南四十里家業賈楚中烈婦之夫兄弟三人時更代外出獨其父母與三婦常共止居當咸豐時粵逆踞金陵官軍築長圍守之賊且困民恃官軍走者復還聚十年三月賊外援至城中賊犯圍出官軍潰孫兄弟皆在楚父母語三婦吾兩老人賊幸不掠殺汝輩不可令賊得可皆去得前數十里遠可免也又語烈婦汝有男子女孫且留此兒森森甫斷乳家一僕與汝負兒行烈婦固不可促之去時雨後路泥水三婦强行裁二十里次日至華家村聞賊且至烈婦急謂僕曰吾等止此汝將兒疾走投遠鄉幸得活留孫氏嗣兒衣中手縫白金釵珥數事爲汝用哭而遣之賊至將縶三婦烈婦好謂賊吾等幸將軍不殺詎能逃走耶賊信

且易之至塘岸烈婦突躍入水死賊遂縶兩姒以去已而家婦侯氏以年長得脫還言烈婦死事其叔姒張亦死賊中時村人少壯盡避賊久無歸者去烈婦之死五十餘日姑忽夢婦來告曰族某某歸矣乞令收我屍華村塘中兒幸在無苦僕當以歸也姑驚寤族人某至乃往取屍就槀葬華村屍浮水身腐面如生又一月僕果負兒歸耿氏家亦業賈湖南其本肆在巴陵鹿角湖上先是耿家人避常熟孫氏亦寓句容耿家旋由浙中走湖南將以烈婦行烈婦曰我夫在外家有兩老人奈何舍之去竟辭耿氏其在句容一日訛言賊至烈婦遽投池中水淺救得出後五年乃死華村也

吳敏樹曰耿氏所賈鹿角肆者本賃之余家與爲主客將百年矣余所見耿氏曰亢宗其子讓卿克卿今其存者皆

諸孫輩余來江甯讓卿子錞亦以前歲自鹿角將其家來還因以其姊孫烈婦狀請余烈婦讓卿之次女余交耿氏三世在市賈閒其女子之賢乃有烈婦也亟書之

書李烈婦楊氏

烈婦楊氏貴州人不知何縣里也余之再從子婦方氏來歸時其家婢以楊氏既數年楊氏長有色余家以屬方家爲擇而嫁之今亡年也家人藉藉相告語曰青鳳爲其夫死矣青鳳者楊氏婢名也余聞之駭然以驚問其事曰楊氏嫁湖西李生爲妻李生學官士相得也歸之四月李生病病三月遂死李生將死謂楊氏曰吾病必不起子能終吾喪而去乎楊氏泣曰君如不起妾當喪君百日相從於地下耳及李生死楊氏哭極哀然强食飲不言欲死事生兄弟後以子以葬生楊氏亦安之至百日具酒饌祭生立

哭其靈前竟日逮暮入扃戶縊死矣余因問家人以烈婦之素皆曰楊氏爲婢時主家怒之無慍色亦無後言從嫂張安人曰此女在我家無他異但時與言古今女流奇節事輒心喜欲聞之他婢子不然也又聞李生前妻死期更娶必得處子而其母性暴人無肯與女及楊氏歸李生事其姑甚馴不聞姑之暴也嗟乎烈婦之爲烈也有以哉又言楊氏生歲餘而父母死兄負之乞食已而棄之有王姓者養之稍長復賣之而方家官貴州得之以來蓋其嘗自記說如此可謂天下女子之窮阨者卒其所成就赫然信乎人之所自立者大矣其可感也夫

劉姑母吳孺人傳

姑氏吾祖石渠公之第三女也適近里劉氏先祖貧姑夫營生利姑氏賢遂起其家蓋其治家也整用物也精待人

也恭自處也靜自堂室灑埽精潔一器之置必當其所廚舍薪竈待用咸宜此治家整也一蔬乾鮮之食必得其味葅菜之甕醃魚之瓶人不得輕啟腐乾而糟之或逾肉食匙銅杭漆數十年如新有所置之不易其處此用物精也客至具飯不急而具尋常往來茶湯肅然此待人恭也端坐終日無少偏倚因事有言聲不聞於外此自處靜也而身勤紡織縫紝澣濯無不親之乞者至門輙所事與之飯所傭佃人咸得其意無不盡力教子女及婦皆有法度此又難也葢先祖有五女所適者長趙次李次即姑氏次榮次張趙姑性行頗不若不得來家張姑蚤世餘皆歲時迎歸侍祖母前敏樹幼習其間頗知大略榮姑無子而寡撫一子蚤死又別撫孫孫年亦不永又鞠曾孫稍長姑氏乃歿於爲人至苦矣而其爲家與劉姑氏大同世言人自發

跡有立者子女皆異人以為有運命不知皆人之為也葢習於見聞而然然非其質性有過人者亦烏能若是哉姑之孫縣學生倬雲請余為傳藏之家著其大要如此

姊氏傳

敏樹有兄弟各一人姊一人兄前母子非同產姊亦長敏樹十又七歲葢吾母於是為極苦矣初母生姊後五歲而生二姊細貞又六歲生兄福緣福緣六歲而殤當嘉慶癸亥其歲兄神賜生閒二歲乙丑細貞姊十三而殤神賜又殤而生敏樹其歲姊適劉氏又二歲母生吾弟當敏樹之生吾母葢未知已之果得有子也敏樹又最弱多病家無傭僕自母外姊氏常提抱之噫是可痛也夫而吾母見姊夫之歿晚又見吾弟之亡長甥之亡也然母歿時年八十有三姊亦高壽至八十不可謂非幸也而姊亡其長婦孫

其次子尙幼姊提之以長也三女適人皆極貧余家分姊金錢日以䞁女姊不肯私有積錢以付其家亦不能多與女時稍稍給之至今而後有分也身勤其家一日不紡織則不安聲未嘗出戶外舅姑以勞起家爲富人舅性頗放佚見姊必莊姑性急子婦有不順撲地呼不已獨於姊無不可意曰是眞名家女也姑歿舅繼娶益酗酒爲暴聞姊來輒少止吾母歿後姊歲時猶一再來家居之四五日斂樹往來姊家常以事不留宿宿者希矣姊送其歸常不忍次子忠溺與婦張甚有孝道姊卒未一月張亦卒後年孫婦亡所愛孫女適余姪孫者又亡而姊纔及見元孫而卒余乃知姊之猶有幸也益姊之節不登於旌以年過三十又以夫職當受安人命婦故也然其事行足以傳矣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旣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揆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卽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涫熙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尙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履覓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既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

如此哉竟不入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背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嫠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敎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敬恭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乎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嬴穀

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間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益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歡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

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閒鄉之人往往有嘆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乎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憲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以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

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燿昌煇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圭墉垣屋堂域坤城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

亡弟雲松事狀

亡弟諱庭樹字雲松別自號半圃巴陵縣學生以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明年二月初五日葬於近里彭仙塘祖塋之傍妻李氏子昌煊女二人適本縣何氏郭氏孫期壇期埏

先君子研田公行善於家鄉有上元梅郎中曾亮爲表墓子三人長先兄石林先生諱友樹附貢生次卽敏樹亡弟

季也爲三叔父宗海公後先兄出前母氏年最長而吾母爲先君子繼室生敏樹又最晚弟少敏樹二歲兄弟三人雖異出年相差至相篤愛弟名後三叔父母皆已前卒實無所爲異產別居者及先兄卒母氏念諸姪與余兄弟年相若且指衆或難處乃命析產半以畀四姪而敏樹與弟共其半焉鄉人嚮爲義事敏樹頗好書不解家人生計弟獨任之纖毫不以相關及有所欲物或他有所費無多少則無不得者弟又絕有幹材處置畢惟相與怡怡母親之側又從余讀書爲文守喜蓺花木闢小園爲樓臨之可三里外望洞庭花樹繞樓下兩人讀且臥其中名樓曰聽雨取韋蘇州語也當時兄弟相顧以爲此樂可長有人世間他可喜事即不如志亦不足爲有無矣及余丙申會試歸而弟已病則急爲延醫遠地又相從就醫長沙日夜守視

之疾竟不起斂樹益自是喪精失魄茫然覩天地獨哭荒山中凡三四年而僅能自活也惟時先母七旬望八之年孤姪才二齡而又當强其所不能以治米鹽牛豕田穀之務往時所欲學而爲者中途廢棄春官試亦不能上而意氣消耗終已不可復振凡以余弟之故嗚呼非斂樹之有性情能厚於其同氣而然也惟余弟之賢而蚤死所以困余者豈非其命也夫初弟爲叔父後有遺貲錢千貫弟所當獨得而不顧有私財乃以創爲族人義學之塾尚有餘病時顧我願以積置義田繕族人之貧者及弟死余檢其籍則所與假貸皆婣戚不能促償而籍首自注所以放息將爲義田之語余讀之痛而不知所爲先是義塾因舊有公田稍增益之以起其事乃還族人田而自專其費而弟所欲爲義田繕族人者至今未能就也弟之葬也余未爲

誌其地域已隘而余終當相就欲別擇地而自營壙偕焉
近經兵亂不暇而弟子孫又頗宜善以葬家之説意未可
遷易之遂定於此嗚呼亦余之命也夫咸豐丁巳之春寓
家長沙遇孫芝房侍讀與言吾弟爲人及余兄弟不幸早
相失所以爲憾者侍讀文章高世頃年罹其兩弟之戚蓋
能以類憐余而知其情者因請表於亡弟之墓而爲之狀
如此謹狀

柈湖文集卷第十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二孝廟碑

岳州城南湖上有廟曰羅娘廟秦時武陵令羅君用溺水死女與其弟求父屍不獲偕死焉廟祀古矣宋元豐中封女曰孝烈靈妃弟曰孝感侯廟代有修葺近今頹毀巴陵謝維藩嘗為詩歎之敏樹以聞於長江水師提督黃公慨捐多金巍煥茲宇惟古稱廟曰羅娘辭過質且未該其弟也宋封號稱妃亦非宜乃題曰二孝而文其事於碑其文曰

孝哉羅女父溺洞庭偕弟求父風濤冥冥求父不獲殞厥娉婷弟亦隨死家胡慘丁風濤冥冥倏見其形姊弟抱父立波亭亭邦人感之祀為明靈自秦及漢芷蘭薦馨大夫

陸賈使越途經爰獻銅鼓百神來聽悠悠千世東逝滄溟屈忠同哭湘怨兼聆漢有曹娥度尚所銘蔡邕題字黃絹晶熒懿茲羅女作彼先型而況有弟哀鳥急鶺江廟孔奕君山對青榜曠二孝過者涕零

屈子廟碑

屈子廟於江南尤盛於巴陵湘陰蓋古矣巴陵新牆河微水也九江之一矣屈子放於江南蓋嘗寓居於此當驛道有市集古亦宜然由微泝湘湖入汨川所謂行吟澤畔者非與宅趙宋時爲太平寺後又爲相公廟相公俗所呼官人即大夫也余今正其名榜曰三閭故宅仍存寺名僧者主之乃爲迎送之歌效湘君之文俾春秋用事其辭曰

泛微川兮上汨羅雲之起兮嵯峨風寥寥兮水增波思夫君兮柰何適吾道兮洞庭渚之宮兮氛霧冥冥不可以往

兮言旋巴陵之浦兮芳草緜緜夫君之去兮千年三戶之人兮爲君作堂蘭爲柱兮桂爲梁荷蓋兮覆宇申椒兮塗牆君之來兮裿徉棟葉搜兮綵絲褭肴芳馨兮薦左醴泉酌兮秔蒸君無醒兮醉我望中流兮駕龍船綵旗飄搖兮簫鼓塡咽君無歸兮汨淵日將暮兮北渚湘君出游兮幰旃披杜若兮靈雨風沅芷兮香川霞光綺兮四天君安往兮翩翩顧我人兮鄰伍穰我田兮禾黍千秋萬歲兮大邦楚君復來兮延佇

湘靈宮碑

君山之爲君山以湘君也湘君湘夫人始見楚辭以其繫湘爲稱知其水神也山經帝之二女郭璞注爲天帝昌黎韓子辨之定爲堯女舜妃然水陰屬也其神爲女妃郭璞之說奚不可通余嘗論孟子變置社稷之義水穀皆有正

神有配食山經楚辭之云正神與配食與吾不得而知之也要之水神者是已余既考定北渚爲亭以志而未及爲之宮今始𠜂於聽濤閣後山之左方退菴營君山時既爲閣於龍神廟後余欲以祀帝子既而思之頗類俗所爲後殿者故不敢而山舊有廟明張元忭遊覽記稱在湘墓左有大銀杏中空者今其樹尙存乃在洞庭廟西今廢廟在洞庭東者非其處也廢廟毀於兵又敗於水故不可復今乃宮於此以補退菴之闕成君山之名經始今年八月四日棟宇粗完丹堊未備十一月四日以寒止工明年三月乃可訖事考宮者劉君倬雲始度之程𢾾禮明卒成之余之孫披襄辦之爲錢千有餘緡皆出募貲別書石以記其人宮成以崇勝柏僧主之宮之西堂曰鶴茗又西爲室曰漁寄余時來居之有樓因以藏書同治十年十一月七日

新牆洞庭神廟碑

巴陵南驛有市新牆巍峩新廟洞庭君王君王維何廟於茲土福佑我人匪今伊古紙錢脩脯巫歌覡舞馮夷考鼓雷公擊鼓家有舟船涉湖行賈潮帆江陵莫棹衡浦安然無虞如循庭戶彼商之人萬貨雲舉誰其濟之惟神攸祜爰有市區鱗比萬家山珍崔岑大貝如瓜儵日不戒焚如其嘆迺有某室突然紛拏欲空競上烈風驟加倏見神人黑衣秉杖播爲霖雨駴波頹霞萬衆齊呼止棹停車翩然飛逝如沒高鶩匪神之爲而誰此耶粵寇肆虐室廬蕩如延及神宇空牆立墟神胡不殛刼造徒吁誘曾解塔于彼雷湖獲醜殲渠訖我天誅奔逃以還補完卒瘏聿新茲廟煥於通衢王來此堂鐘鼓煌煌磬管鏘鏘絲竹琅琅薰肴蘭醑肥豬牛羊前有平臺千舞旌揚妙童遞唱姹女登場

湘君上壽湮陽奉觴屈君入座羅女侍旁王其樂此萬歲無央龍旗齊駕魚旆前颿漢妃迎路江叟持韁家兒里媼涕泣情傷顧瞻且止及汝秋嘗鏡波瀲夕朝霞燭光萬人樂只待我君王

萬石岡阡碑

水經湘水又北過長沙下雋縣北微水從東來注之酈道元注曰湘水又北得鹿角山又北得萬石戍又北微水注之按萬石村也水盛今溢爲湖外亘長洲行舟泊焉其北爲九馬嘴山洞庭浪高絕險處微水今新牆河源出縣東大雲之山曰沙港東流合油港至三港口龍潭水東北來注之又東至白叟渡湄港犁轅港金浦戍入於洞庭合於龍迴九馬二山之間脈山川者咸以謂地勢所環在於萬石之岡有張氏者居之道光中余家售諸張氏以葬吾先

伯兄石林府君祔嫂彭其右方故今稱石林君墓曰萬石阡昔漢萬石君石奮以謹厚佐高祖定天下封侯子四人咸至二千石世號萬石君家今岡名同之亦佳兆云君吳氏諱友樹字濟川號曰石林考曰研田府君祖考曰石渠府君石渠君始與其家研田君讀書能文章不遂於名散積穀萬石里中上元梅曾亮伯言銘諸其墓善慶之貽垂緒在君君年三十始入學爲郡諸生初九齡喪母依繼母氏讀書貧苦鈍後於仲季兩父季父尤敏速年差少於君已而登世仲父有聲場屋以石渠君年老輟之佐研田君任家君益發憤攻苦就課名師久不如志益勤師爲聯句贈之曰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其歲己巳果雋師書以賀[illegible]既入學尤篤爲文辭宗主明名家金陳氏及我朝方[illegible]張百川儲禮執氏揣摩而入之以試輒不利

不以爲悔於時皆弗效之亦弗能爲也善病日常巾抹額
藥物不去手晝誦經書夜讀名人文不倦以己已卯試於
鄉獲房薦落不卒舉君歎曰吾年四十無成命矣夫將以
付吾弟辛巳敏樹入學壬午同試長沙歸君遂舍業援例
爲附貢生從父大人分其勞務大人性方嚴君能敬以私
嫂不協於母母顧兄特厚劉姊氏差君十歲敏樹差廿又
六歲季庭樹又差二歲皆喜從於君不知其有先後母也
乙亥敏樹年十一兄攜之讀於荷塘湖寺不語以文曰吾
筆格非利者無誤若其冬以歸秦石龕先生於家之塾先
生教於家後高齋君移寓南屏菴又後年丁丑五月先生
放學歸敏樹自爲文走菴中請之於君君則大喜曰無論
其文乃其志可嘉也西山學舍成先生就館之君亦居館
側與石龕先生相切劘爲文時訓戒敏樹與烈姪所爲不

用心者明歲戊寅敏樹年十四初試童子三試入學而烈姪弗得君頗憂之丁亥庭樹捷告君曰吾父之報也吾可得似乎戊子敏樹房薦君深爲惜之其冬君遽嬰末疾閱一歲庚寅夏四月初四日風忽發不能言遂卒年五十有一五月權厝彭仙山祖塋冬卜來家山葬之不吉乙未年十一月十五日定卜此岡乃兆焉君嘗曰吾曹不能發名成業先人之厚積其不任乎又曰爲人要當不辱先人況如吾先人者能恍惚其事行亦足稱矣又曰吾不汝瑕疵汝好書有欲取者任自買之他錢不可得此不汝靳也案上堆亂書是汝散漫卒真處須少整齊之家買他家藏史一大櫃待汝讀之及壬辰敏樹舉於鄉哭曰吾不及吾兄之見矣今兆此三十有八年隧碑未列伊誰之尤本欲乞諸名人以長姪亅卜喪督季姪學不終又隨以亡將有待以

如君之今幸有三孫連在庠序人咸曰伊祖苦學是宜有然而敏樹且老爲文章粗有成或不遂腐落用敢自述梗概灥諸岡首系曰湘水流長徑乎兹岡有萬其檣萬夫之望萬年斯祥同治八年九月前瀏陽縣訓導仲弟敏樹述

碑陰

曾祖考宅揆府君妣孫氏

祖封登仕郎按察司照磨銜石渠府君妣孺人胥氏孺人孫氏孺人李氏

考贈修職郎瀏陽縣訓導按察司照磨銜研田府君妣贈八品孺人羅氏贈八品孺人徐氏

妻例贈孺人彭氏同縣彭美東之女卒道光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秦石畲先生墓表

同治七年夏敏樹東遊至吳中六月伏暑寓於無錫一夕忽夢吾業師秦石畲先生如少年受學時於是去先生之歿卅又四年矣覺而念之吾昨遊於惠泉問秦氏之故園過觀而歎息豈以其姓秦也牽引以及於吾師而夢儻所謂因者耶嘻殆不然矣吾行時先生之季子以墓碑久未立屬文於我謹諾爲之且願自買石以刻約歸日辦之茲豈以促我耶吾懼甚矣吾巴陵秦氏故微自石畲先生與其族叔山懷先生同起入學皆食餼爲名諸生邑中士稱二秦而石畲先生名最高先生家極貧既入學無以爲生乃就館於湖北先君子聞其名延先生課子孫讀後與先伯兄連爲兒女姻家歷二十餘年纔一歲他館敏樹侍先生於學舍盈十年學爲文未嘗更受他師也先生曰俗

師教人以八股爲正業而他藝皆名爲雜學此大謬也人文無自而起矣於文章不喜爲場屋墨體文試帖詩必推周秦兩漢以來古文詩之傳與之相接續爲道其授讀先取古者或不解曰但熟之後當有用也喜自讀左氏傳國策柳州東坡文曹子建陶淵明詩敏樹時旁窺之久而竊欲知其大意先生夜飲酒酒閒喜有論說輒侍執壺求盡其語嘗竊依他人擬題作閨怨落花等詩閒以請於先生先生頗賞其詞而謂曰汝少年而爲此汝固不解題耶凡爲此者乃才人年過不遇者之所寄耳因論古人男女之詩多爲君臣朋友而作邶之谷風乃後來爲棄婦詞者之祖遂白歌谷風一篇從容擊節盡之敏樹立以有悟凡先生善讀古書得其通解又善啟發人多此類顧亦不自多爲詩文有作其稿不具存也試提學屢冠曹而鄉舉輒躓

既不得志亦自廢然雜治方書星卜葬師之言無不究根柢亦不屑以自名道光十四年甲午先生年五十五復起就鄉試在長沙寓中浴暴感風疾遂患偏枯明年猶館余家兄弟所數月歸六月初六日風發而仆遂卒樹卿子曰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先生之道既困於其身矣敏樹又未能以發揚大顯於世獨以爲古文見推譽於時人其可不明其所自乎先生諱維城字綏臣石畬其別號也時以廩次當得歲貢而不及其閏月二十四日葬祠堂後公圖夫人吳氏前卒合葬三子汝霖汝楫汝礪女三人其季爲余兄子婦孫承禧承祉承祥承易承祖承蒲曾孫家志家清家壓家美家濤家海家來家盛先生晚始有少田歲取佃穀二十餘石後子孫習農分治其田家少饒於先生時矣以先生之文而不遇如是後當有興者

同治八年正月門人吳敏樹表

誥贈中憲大夫黃府君墓表

府君黃氏諱友度字亥叔別號磻汀先善化人世出分甯雙井明洪武時其祖國章自泰和來長沙子輿輔以人材舉官御史六世寶成化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其後代有科宦閒入十六傳至秉初府君之考以儒行名於鄉好施與家中落府君嗣爲諸生不遇以終而諸子旋起科第府君以其仲子錫彤官得贈爲監察御史階中憲大夫同治十一年御史昆弟旣遭其母氏余太恭人之喪於是去府君之殁二十六年矣太恭人別葬不以祔府君御史述太恭人並追述府君請皆爲表於墓按狀府君之行人所尤難者其兄弟析居父獨慮其貧命以己贍田與遺之辭不取而授讀所入纔幾金兄折於賈又以資之其事皆以有太

恭人爲賢婦府君得如志語詳太恭人表中府君一生事
教學其敦先謹行從遊少年有小不檢嚴斥之雖成名宦
達猶切勵焉里有爭語爲論說道理是非懇懇然皆聽服
有義舉必助成益可謂隱君子爲善於家鄉者矣而御史
又稱府君善通相地術卜先兆得吉將自兆與太恭人偕
者覩一地力不可以得卒時遺命葬宅居對山今塋所也
而所不得者今得之以葬太恭人府君葬久入又稱吉故
不克偕新兆云吳敏樹曰葬家風水之說其果有憑乎哉
青囊龍經之書人讀之而言之又各異彼此是非眩惑易
謬如地之果有爲於人也吉凶所值固當有陰持之者則
行善得報之理信矣世稱金坑黃氏名族傳其先世墓地
甚薄而府君又以擇地聞談地術者將益走徵其壠則余
請考其世積而師其爲人府君卒年七十有七先娶林氏

贈恭人蚤卒無子子皆出於繼室余太恭人其卒葬年月
墓首址子姓之詳則前具他石

福建候補通判何君墓表

君諱錦雲一諱仁字存理號浣溪年四十餘以廩貢生入
官署長沙縣訓導改福建候補通判歷署興糧石碼通判
順昌福鼎知縣在官凡十年告歸又四年卒年六十二君
余妻之長兄也故余習知君之爲人與其在官之治不可
悉書而知其要也始君考之世以善治生起家富閭鄉里
君讀書爲文章有聲出入場屋十餘年未得志而考年老
君每間輟舉子業助父任家事及考歿君持家且十年家
益起余每至君家見其坐閒鄉人之請事者恆滿君從容
酬答至與語錢穀所往來不持簿籍而皆記言其數家所
使治田及行賈於外者皆授之法以去必詳旋與余輩道

文字得失語古今倍誦史書無遺字及論世人凡所作爲必中其要雜以詼嘲聞者盡樂葢君性通敏精於事理持以平恕其喜慍皆容以緩而力又畢給纖悉倥偬常若有餘其過人如此君旣稍厭家事而校官其舉子時所以事例就者一試任以不足爲乃去官閩中其在閩治官如其治家先自給從人與衣服飲食之費使無內累其於民閒所疾苦吏胥巧猾之變則夙辨之矣故所至聽斷期會民立讙呼以爲未有始知順昌民竊知其生日將盛爲祝君力拒之民則自以其日演唱戲樂家懸一鐙於門上書官清民樂之字任福鼎日屬有疾暴劇士民爭爲設齋祈禱疾尋愈聞當去走大府乞留以格於例不得則爲置生祠他處皆類是大抵君之治清明尤尙平易民皆樂其便故然也君雖不肯媚事大吏大吏知其才常委以事吳文節

公文鎔任巡撫尤器君而通判尙未眞授君自占命數則喟然曰吾年恐不過六十上下久此何爲且吾宦情亦早倦矣即上病自免歸已歸不復理家事獨與里紳共捐辦洞庭救生船局先是濱湖鹿角置局曰敦善堂收掩溺屍及施與貧者棺木君與余家所共建也君又與余堂弟士邁爲船救生君所捐幾二千金至是益廣籌其費其他善事可施行者君輒倡爲之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君卒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黃沙衕之原君之配米安人先以道光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卒先葬於此君葬乃合祔米安人沈靜少言笑治內事惟謹君與篤伉儷未偕之官而君在閩無妾侍亦人所難者君祖縣學生諱燮安祖母趙氏父封登仕郎按察司照磨諱仕承母熊孺人生君兄弟二人君長次候補照磨名銓君之子七繼瑰從九品銜天衢

增貢生候補訓導繼玢天章縣學生天禧縣學生繼玠天運縣學生孫秉倬縣學廩生秉□從九銜秉□秉□國學生秉理縣學廩生述□述□述□曾孫裕□咸豐十一年九月繼瑰始請余爲文表君之墓余謂今世之居官少可稱道者其才或不足辦其一家安任州縣苟才矣又皆習爲逢迎生事未有眞以其民爲意者也才如君而又能治官如治其家何憂不治嗚呼若君者豈易得哉

歐陽府君墓表

湘潭歐陽兆熊始葬其父國學府君母周孺人皆別營地以葬既逾十年而地皆不吉乃改卜其縣城北薛家湖湖頭嶺之原以咸豐七年七月十三日遷葬合祔而屬其友人巴陵吳敏樹表於墓國學君系出廬陵世居湘潭父樹彩生二子君仲也諱辰字介夫號曰麓樵君少爲科舉學

不遂益貧乃輟業從賈人游居稍饒利君爲人故儒行者居賈市閒恆執持儒先所論說道理爲事可否行止不阿俗見遷就兵人期必信言必直而寬厚容惡於人所買石潭田契者詞翻覆欲有所匿賸田君曰訟吾費甚人又益敝奈何且彼失田當悔直少竟增予金鄰侵後圃地數武君欲鍊以垣則與市其地歸衆服君誠長者君惟好儒益不喜陰陽神怪吉凶之說平生不問卜不拜神佛有興作唯便不擇年月日宜忌年四十餘始有一子數歲布痘痘醫入門供設痘神俗所號娘娘者痘家迎事之極虔君怒曰何神也而供吾堂置之地親衆駭慄痘竟無患及牛痘方傳來人疑怪莫信君曰是有驗不誣且救人惠莫大爲倡貲設局推行之牛痘者來自外海種始取之牛以刺兒左右臂裁數穴痘出刺處兒無患苦即終身不復患痘湖

湘間至今施行活人由君也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君卒年八十其年十月十六日周孺人亦卒年八十有二夫婦同享高壽而偕以終世以謂難得周孺人同縣處士維南之女國學君在外孺人持家躬樵汲勞姑傅太孺人足廢扶侍二起十餘年不以一日懈晚有子倍憐之不以忘教嘗曰人家子不肖者多由母縱佚蕐遏不令其父知況父在外者由母而已吾不敢以是愛吾子也子兆熊初以廩貢生援事例得校官署新甯教諭道光丁酉科舉人軍功保舉知縣女二人適賓氏王氏孫三人勳縣學生熙照曾孫口人敏樹昔年遊學嶽麓與吾友子能交深至湘潭升堂拜其父母時麓樵先生周孺人雖老尚健孫勳功甫裁數歲今湖嶺之葬功甫夫婦及弟熙子壽左右耕焉而余已前銘功甫矣不能無感也麓樵先生斥邪屏誣何

其峻厲余所見先生乃非氣矜者坦夷尋常然與言文事及世風人情家之生計畢盡非誠其中烏能不惑懼乎周孺人奉姑教子可爲世法故論而著之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翰林院侍讀孫君墓表

咸豐九年三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讀芝房孫君卒於長沙里居卒前二日力起爲書告知友爲別而及斂樹且屬表於其墓先是二年君舉母桂太恭人之喪歸自京師而君已病失音醫久不愈自以家多不幸兩弟仲嘉兵部叔孚孝廉前已連喪身又嬰疾意必不獲壽日夜取平生所爲書及詩更定其稿余嘗往視則出以相質盡無憾乃止及將卒所與書詞意恬然筆札與常日不異嗚呼其於死生之際乃如是君賢矣哉君自幼少名神童子即絕去尋常

才士意態默自修厲期至於古人性好詩歌文辭窮究源
流採擇體要剖析微眇既精既嚴然後舉其才力從之故
才益豐文益高及居翰林聲譽最隆而君未屑以文人自
與也益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
兵制諸大政事實利害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者
爲書論數十篇其言絕明達適治體屏斥小利要歸大道
蓋古之論政事議鹽鐵者不能過而君遂不及大用以究
竟其志其待於後世者爲多云君諱鼎臣字子餘善化人
年十四爲諸生十七舉鄉試數年考選內閣中書舍人道
光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己酉科鄉
試貴州正考官庚戌 今上登極充 宣宗成皇帝實錄
館纂修官咸豐二年 御試翰詹一等擢翰林院侍讀充
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粵賊方出湖南各路民先賊驚散

軍興動天下朝臣並言得失君數上疏言團練籌餉事而故總督琦善自黑龍江戍所釋還署河南巡撫以備賊之北君言其人不宜復用明年賊躪河南北故督師大臣賽尚阿徐廣縉並以　寬旨出獄赴軍前自效君又言兩人前失律罪大不誅且用之無以申軍法示天下罰君論事既切深時皆不能用乃請假歸賊猶出入湖南北閒君築室山中奉親讀書閱四年起補故官遭喪歸遂卒年四十一觀君之立　朝居翰林文學之官視時之亟發憤犯難風采暴露足以信其志也然君爲人贏然溫秀語言徐徐甚簡少與人語意色自親無熱嚚之態他亦皆得者然其韻度遠矣於文章力操大雅骨格矜重而出之純渾流麗人習觀之徒驚美其才而不知其介然甚有以自尊也君曾祖諱纚武歲貢生　誥封文林郎祖諱先振舉人直隸

隆平知縣父諱葆田舉人桃源敎諭余爲撰家傳曰劭吾先生者祖父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妻唐氏繼妻胡氏子宗錫宗轂宗翰其葬君某鄉某原以某年月日所著詩十卷文十卷脊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總爲蒼筤集行於世

國學生楊府君墓表

楊生崇純館余家教童子讀一日跪而請曰先生文章當名世傳後而純之大父國學君辱與先生爲姻家今其歿幾二十年尚無以表於墓願先生賜爲之文余曰吾爲人銘墓至少僅一二鄉里親舊之賢必以吾之所聞見於其人之實不然無以爲也子之大父國學君吾見其行止拘東畏若不敢邇人家法嚴整稱於一鄉而聞君少時大喜放逸狎遊已乃驟變之其然乎純曰誠然余諾爲表君未

及爲而純又遭其大母之喪既合葬乃卒敘昇之君生六歲父彝訓早卒母方以一孤子憐愛之不忍督過家頗贏貲君稍長卽招呼里中少年與飲博嬉遊少年利其財益誘導之籠鳥雀提之行從俳優場或累月不歸母憂之告諸親戚長老長老皆來勸戒君君謬應當改已而爲之益甚人咸曰是家三世一子母苦節當奈何君顧自如一夕忽大悔痛哭起衣待明趨跪母牀下告曰兒今日後必爲好人矣遂鎖其前門謝諸少年不與通躬操僕隸洒掃煩碎之役治母膳親進徹之夜侍母旁待安寢乃去侵明先傭佃起處問田事暇卽閉書室中不肯一出門里中慶弔殆絕人大驚怪之君自後益爲迂異人子虞鄉讀書俊才君厚延名師専其課不入他子弟他家師弟子皆禁相往來虞鄉出應試郡下及省會城君必偕往守寓舍不出人

譏君視大男若嬰孺愛之過或言盼才郎試捷太亟不知
君自懲艾少年無父兄防故然爾然虞卿貧沈靜書外無
嗜好君亦不必然也無何虞卿年二十八早世君廢然自
恨甚素喜提壺行園圃間獨飲至是益自醉無聊得疾不
改又八年以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日卒年五十六君於治
生計不肯求饒而賙人必自滿其意產業無所增殖獨多
受取近親人屋舍浮其直以是君歿後諸孫乃貧治田讀
書家風肅然皆君之教也君諱家菁華池其字夫人方氏
舅之女甚宜其姑君爲嚴丈夫能尺寸守其教戒門庭無
閫內聲子二人世慶虞卿也郡學廩生有文早死郡士惜
之世康章卿亦清穎士君歿四十日毀卒女二人長適平
江李氏次爲余三男念穀婦孫口人曾孫口人君以卒之
年某月日葬其里分水橋西學堂塝之垣方夫人卒同治

五年正月初四日其月十八日祔君墓

文林郎山西大甯縣知縣杜君墓表

君杜氏諱棠字蔭南一字召亭吾縣人官爲知縣自始官至卒任三十四年中間兩以病免歸隨居父喪終母養通山西官所盈二十年凡三補大甯任前後署令懷仁應州岳陽聞喜蒲永和代理隰州咸豐十年正月十一日卒於大甯官舍年七十二貧不能以歸其年從弟赤亭往迎其喪又年餘始得歸十二年二月某日乃克葬君於八仙臺山之麓其葬也鬻其先產以辦以余所聞見居官累久而甚貧如君者葢未嘗有也鄉人莫不嘆君之廉又憫其無子而或且謂君誠廉吏抑非州縣才不能趨事上官余笑曰孰謂趨事者葢於君耶往者道光之末山左馮公桂山來撫湖南過岳州問君於人是山西强項令聞已歸如何

時君適在郡下與相見甚驩先是馮公爲巡道山西君爲聞喜笞巡道從隸馮公始怒已而謝之及察君爲人與治行大嘆異告諸縣爲令當如杜君也當馮公過郡時人藉藉傳此交稱馮公與君之賢而君固未嘗以此語於人也蓋君爲人誠信質直以義與人非矯氣矜名者故上官亦每主信之聞喜把總某以私憾誣訐君君得直把總被罪去趙城邪匪亂殺其令而岳陽近令孱懦檄君代岳陽君請罷防兵在縣者謂大軍已前賊卽散耳防兵徒張賊恐民卽如請罷兵將譁君先備之乃去大甯有倉穀歲歲發斂會新令下禁州縣無得假新陳相易輒發滋侵耗弊而縣頗饑民欲得穀甚君走請於上竟以便宜付君自任其事晉中民習愿朴君治之以不擾累聽斷一以法莫敢一言干者人益無事在大甯日久常閉閤坐不用幕佐文書

自理之公入雖薄節縮以自養十許人歲尙少餘其民安君君亦安其縣不求遷調赤亭之言曰吾往扶兄喪大甯彼民爲言官在縣恩我民少可名者及去乃思之幸其數來因相與太息其亡也家人取用物於市市家願准見供官例受民價半曰官在此多年用物少留遺我多矣君之久於一縣而與其人若此卽他政可知也初君入監中嘉慶丙子順天舉人工場文善楷書人以翰林發身爲大官期君而以大挑爲縣又官山西遠且儉薄君不以有憾淡惟欲得行其意而已始之官貸於人以行數歲有入先償所貸滿其息不以情面望人奉親友先自竭盡人不有賒請而貰無少贈翁其家歲進大水壞屋產幾盡君亦不能自救其再免歸也迎告人吾槖中金幾錠若干兩人頗訝異其言已爲母召客稱壽及數歲母喪營葬金先竭矣其

迎告人者無以奉人先自直之也咸豐初粵賊陷郡土寇起賊退里各爲團多歛財費益病其人君於其里獨否爲期集應官令而已甲寅賊據郡自二月至七月始竄去而官征錢糧不以免君任詣會省以請迄再度歲竟得請而歸其行於鄉人又如此嗚呼君宜不遂不贏其家而至甚貧於君宜不以自少爾而卒無子何也其晚年妾生女巳陵之人皆以謂君之賢仁而不報於天而其長女蓮貞嘗隨官應州日君父奉政君委余以覓言於人女以書告絕其祖竟寡黃氏余曩所爲書杜貞女天之與人厚薄輕重之數其果無意乎抑其氣之自召其於爲人有孤直皦白之行者常不獲其偶焉若君之爲人而無子而有賢女又若是得非其氣之類者爲之與非持世論者遂而揚之則其爲賢與可貴世烏以信於天耶君之先世自嘉魚徙籍

巴陵祖茗園儒士父諱宏泰舉人官弋陽縣知縣加同知銜封奉政大夫母宜人鄧氏兄植以事累死謫戍君痛之終其身兄子煌高才名文舉於鄉旋卒君又以爲兄憾歛樹以年家子習君家見奉政君罷官後老儒清素蕭蕭然也君實嗣其風叔父馥泉君善持其家君事之彌謹奉政君既歿事太宜人唯恐不盡歡日使其貞女侍而說書待兄子孫如己子孫既無子以兄子焜爲己後今有兩孫貴增貴壎而貴墀吾同年星如仲子君奇愛之今爲縣夙名士蓋馥泉君晚乃有二子歿以屬君長卽赤亭有學行既歸君喪以葬又五年狀君貴墀以來請爲表於墓君之配劉孺人先君卒生貞女次女適候補縣丞許欽桐妾女適候補理問方大暉一尙未字同治四年四月之望吳敏樹表

從叔守齋府君墓表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從弟任臣卒余走哭之其伯兄伯喬哭而告余曰吾弟且死遺言謂我必爲先考府君表墓而藉文於子也蓋往時伯喬嘗以守齋府君墓文委余余謂伯喬府君行樸而名潛子必彰之於世當以藉於世之顯人有文章者久而伯喬未有所他屬及是任臣又以爲遺言其敢復辭乃論而敘之謹按 誥贈修職郎國學生守齋府君諱逵泗字會沂敏樹先曾祖宅揆府君生先大父石渠府君兄弟三人府君則季大父國學生鴻書府君之次子也母夫人李氏鴻書府君李夫人之卒府君年僅十歲依先大父以居及長善自持其家課傭力治田而身自勤事節縮滋息外無所爲而家日有積蓄於羣從中尤嚴事先考研田府君師效其爲人動履必有法先考亦

獨愛重府君每事顧慮之敏樹猶記府君起造新居之日先考見其屋大費多常以爲憂及屋成財尙有餘則大喜日吾不意能爾也然府君治生實非若世之務多殖勞苦不休者之所爲顧性端誠無外嗜好生平惟一試童子入郡城里有賽會優劇不一走觀親戚外不妄交游於人故能以少事自饒而所以樂其身心者蓋未嘗少也當中歲時每晨起至午檢理其家雜碎事不少遺漏亦從容以治無急遽病瘁之狀午後則出釣遊或從兄弟閒談宴矣晚年乃以一子主家事使人佐之而身與族昆誠齋翁者一以釣爲其事日蚤飯而出懷一瓶酒熟豆數掬雖行十許里就溪塘有魚處不以爲遠薄暮乃歸雖無魚意色未始不適家人具膳迎之復飲酒乃飯稍問今日家中某事理乎呼小孫前嬉弄有頃欲眠則就寢矣非風雨嚴寒日未

嘗不如是或誠齋翁以事辭不往府君亦輟竿嘻且誚曰若令日有何要事至廢釣魚乎其風趣如此教子方嚴令就師讀書不以恩假亦不甚以進取望之伯喬鄉舉後頗不欲令入都必行亦見許且多與行資至得失不論也家有賸錢數百貫貫索且朽親知以其家用非贏勸出之為居物棄取之計府君不肯强出之卒折其本之半亦不以為人尤道光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府君卒年五十九以明年三月初九日葬於先塋檢口圻之南其年六月三十日府君之配張孺人卒年六十十月初六日祔焉張孺人縣學生諱純裕之女端厚有識府君時或有所不許於人孺人輒從中寬假之治家內事精飭為府君助尤多子四道析一名夢松道光甲午科舉人永綏廳教諭候補知縣道杰國學生道柱一名鶴清縣學附生道抗從九品銜女五

人孫曰人曾孫口人任臣道柱字也能文章以羸疾不堪用氣力遂廢舉子業養疾幸閒愈曉方書自占其疾不可以藥益務靜養之疾作止有年歲卒不愈年四十同治元年二月十九日從葬守齋府君墓左任臣於爲人最賢處家人兄弟閒盡善無閒言也其卒將期余始爲府君表墓并附書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從姪敏樹表

張母許宜人墓表

長沙張雨珊孝廉既除其母氏許宜人之喪且三年矣以其父蔗泉先生所述宜人之行及湘陰郭中丞銘幽之文示余而請爲表於墓道拜而言曰祖同家雖故宦而甚貧父常外遊前母子姊氏三人祖同男子兄弟四人多惟母氏是依及父司訓永明以家往值兵亂官事多父常被檄出不得顧家時又以寇警家避徙山中閒道歸長沙已歸

聞少定又得卒又迫賊歸其間艱苦萬狀母氏處定之不
以累吾父少暇卽課祖同輩誦書不使以嬉廢蓋所爲以
養以教俾至於成人者吾母實與吾父分任其勞而展轉
兵間屢以死誓幸得脫且完子女比世清平遂不得有其
安樂之日此吾父之所痛也而祖同蚤倖鄉舉上公車不
得第弟百熙之舉吾母又不及見之母年少父十餘歲竟
不獲偕壽俾祖同等少以菽水雞豚爲堂上兩老人色笑
之養此又祖同之極恨也余聞其言而悲之昔歐陽子自
表其父崇公瀧岡之墓稱其母太夫人所述其父之遺言
與其母子孤煢之苦至今讀其文者皆爲之感動流涕而
珊之所遇雖殊而其志同也而珊有文章年尙壯不自貴
他日當有如歐陽遭時之盛光榮逮其親乃自表述其官
而今以屬於余余故道其所悲者以爲之文亦猶[illegible][illegible]之

志也夫其宜人事行之詳內外家世卒葬月日皆具在述誌其文已前行於世矣同治十一年十有一月巴陵吳敏樹表

毛西垣墓誌銘

毛西垣之卒余語其孤學敦曰而翁宜以詩傳者我知之非我孰銘而翁墓可具石以須既學敦以近道兵警不敢俟卜地以葬乃權葬君其近居先兆之左山而余遂誌之西垣爲詩蚤得於天而晚成愈高自其入九歲待父師試以詩即成數十章不休其詞往往傳人口既踰冠余與定交時余始好事學爲詩喜得君邀與酬和君詩出未嘗不使余慚顧君若不甚喜爲非余之所從催而以詩相干者蓋僅矣時或與別處竟歲索其詩輒無有嘗獨怪歎以謂負天才如君而不肯盡意於文章及君年三十餘北遊京

師五年乃歸手冊子示余曰我詩何如余視之乃其間最後一年會試能轉客京東之所爲詩盈百首恢奇沈雄高壯偉麗之作古今詩家之鉅觀莫不皆有而後乃知向者鄉里平居境隘而事常不足以發君之才而天之厚君以其詩固將有其地與其所遇者使之無聊慼肆忽不能已而自爲之豈偶也哉君歸授徒里中數年亦罕爲詩復入京屢不得第而貴陽唐子方布政以詩知君厚幣招之君遂遊秦中歷蜀至黔又數年詩益加老加重又時有別出秀妙矣咸豐辛亥之元余免瀏陽校官君已先歸因謂君曰吾兩人先後在京師未得一相偕今且老明歲當俱上春官且留都中少應接海內人士令皆知有君不至名字遂泯沒而余亦附以有聞君以爲然至都君畢試不樂復走之即墨會南方兵亂鬱鬱憂家强再就試乃歸而君已

病抵家遂臥牀數月以卒悲夫君與人交苟意得無限其能與密無閒過名流才望聲氣傾一時君心獨輕之不肯與多接客授徒四方常有賢主人能敬禮君君顧不肯一降意稍不愜卽欲委去談諧雜俚俗事風趣詭出而暗於小數尋常閒少委曲或迷不甚分僮隸時竊笑之至其辨論人物剖析事端未嘗不洞切奧微者初君年十四入學爲諸生有聲庠士中最久道光丁酉始充拔貢生中庚子順天舉人以君之才人雖未能知之者皆謂必在翰林而卒不得進士咸豐三年大挑得官教諭九月十四日君卒年四十九其生以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年月與余同而君以月之初九長余十五日君之友獨余最近密而久深習觀君爲文章無弗工者而獨稱舉其詩亦自以知君不欲爲一世之言也君本名文翰字彥翔西垣其別號後更

其名曰慶鴻又更曰貴銘世居巴陵縣南新牆里父春林儒士早卒祖以上累世多籍學官又頗以貲豪及君之世而貧君娶劉氏二子學敦學斌銘曰

我固知君不亡人或謂我言狂孰不有文詞而君之爲者亘嗟夫其傳則吾知之矣而獨悲其生世之不償

歐陽功甫墓誌銘

功甫歐陽氏勳其名湘潭縣學生余友條岑子之長子也自功甫五六歲時余見之其家中驚其秀穎稍長學爲文辭果傑然異於常兒既補弟子員名聲隆然卽欲棄去科舉而專意爲詩古文之學始條岑以古學爲吾黨所推服獨不自許而好推譽於人四方知名士來潭中者爭迎主其家與商略功甫輒從旁能窺其所長短而取之而西江陳懿叔廣敷兄弟談論尤高功甫師事之又師湘陰郭翰

林鈞仙而余以與篠岑久故功甫亦時以所業問焉頃遭寇亂奔徙蒼黃而學不輟益勤前歲余遣兒子念謀詣君家父子詢避亂處將移家就之衡峯之下功甫聞余當至則大喜先賦長律四章篆書之爲巨軸以貽余詩工而篆字又精奇可貴愛又以所著詩古文一冊相示觀其體勢皆成就而意向有主張矣余旣未果行而吾兒言功甫方病可憂狀乃報書以謂人年力盛時好文章日夜期取古人所能爲己有甚傷心氣非病者所宜以戒之乃今夏五月通城賊南出余方轉側兵戈間而篠岑來書則功甫遂死矣篠岑痛之甚屬余爲銘之悲夫功甫之死豈獨其父之痛哉又豈獨余之平生深舊而爲吾友喪明之哭耶葢世之君子必多爲功甫慽惜者年短長命也而功甫不誠賢矣乎篠岑有三子皆負材仲子子壽淸灑有氣格工篆

隸先功甫卒令述功甫本末以狀來者季子寶珊也余特以素所往來自知者誌功甫功甫卒以咸豐六年四月初九日年三十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四子之偉之慶之元之英之慶爲予壽後銘曰

歐陽氏之才子功甫藏於此土其以終古嗚呼

文林郎澧州學正郭君墓誌銘

君諱遠樹字百一別字稷人湘潭人嘉慶戊寅舉於鄉官澧州學正君少讀書能自刻苦博學有聞工舉子業及詩其縣人皆推許之爲人風裁峻整人有非義輒正言責之聞者愕眙君詞氣益厲然其與人至爲肫篤遇人疾苦患難隱之若身受家故貧君能纖嗇治生以有贏貲一絲粟不肯妄費而兄弟之貧者必力供給之此其尤可稱道者也道光戊申四月敏樹訪歐陽子能於湘潭學正之子傳

燉邀余過飲其家余辭之益堅乃偕子能過之門庭脩潔雜蒔花竹蕭野有風致子能語余此學正罷歸時所營築嘗曰坐其間哦蘇子瞻詩所爲詩亦輒類蘇余猶想見其人飲已主人私於子能曰吾先人雖卽葬而銘幽之文未具子之友名能文願介子求之其可乎余已不可辭則爲按狀次其大略君卒道光某年某月日年六十四以今年二月某日葬湘潭二都梁管沖山之陽君父諱某以君官得贈修職郞母李氏贈孺人娶周氏生一女適張氏繼室李氏生子男傳燉三女適萬氏孫氏銘曰

學正其人甚吉祥梁管之邱卜允臧我爲此銘自歐陽

邱小韓墓誌銘

小韓姓邱氏名慶芰瀏陽縣學廩生其卒以咸豐元年三月初十日年四十卽以其月某日葬於其居西鄉水圍墢

之屋後山阡前葬其戚某以狀來請曰小韓且死告其家人曰我死必得學師吳先生誌我墓我可不恨予聞而傷之邱氏劉中詩書巨族籍學官者數十人小韓貌樸而才甚文前二歲始飽於學鄉試幾得而失之方益自精厲不謂其遂死也初小韓蚤喪父其兄撫之成立及兄久病三年侍療日夕不懈禱請無不至兄死人聞小韓之哭其兄者莫不爲小韓哀之也其處家以善忍屈己爲行門內不傷其和與人議不專持論必不同其非者治生喜嗇頗自殖顧獨慎取於人嘗教讀卻其徒餽錢曰吾於彼實未能勤教之有功蓋其爲人如此可謂不誣於學矣余又聞小韓病時知不濟數爲詩以自歎傷又爲聯語屬其家死後揭之堂問其言皆絕沉痛而又欲託銘於余其可哀也已

小韓父諱某母某氏妻鄒氏一子景璵銘曰

死而可有憾者其生之得年而不可有憾者其行身之必全嗟若小韓尙無恫于黃泉

太學生餘姚張君墓誌銘

餘姚張郎山以州同知候補湖南與余善也前年郎山以繼母憂歸浙中旣復來以書抵瀏上告其尊人太學君之喪且請銘曰不孝嗣康違父母之養而以官需次於此前奔母喪歸未至家一舍而聞我先府君之變號天搶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今又奔走不得即居廬次罪滋大方謀急襄大事而銘幽之文願以屬之吾子余固辭之不獲按其所致太學君行述諱志瀓字錫之別號也泉先世宋忠獻公浚之後曰歡四者始居餘姚之蘭風鄉傳十餘世頗徵近乃有顯者君祖賢惠太學生　誥贈通奉大夫父業附貢生　誥封通奉大夫　晉贈資政大夫以君仲兄布

政公志緒貴故也君初治舉子業困童試援例爲國子生旣以其父年老而伯兄出後大宗仲兄成進士官京師季亦在場屋有聲君乃獨任家事家指千計產入不豐君治之纖悉伸縮能令有餘時時以給族中婚喪周鄉黨之急及郡邑興作公事輸錢之數未嘗後於人而自處衣食損約諸豪貴家時世風習君無類之者君兄官旣益貴君能又高官吏往往造廬請見君顧不肯數與官中往來曰吾豈可涉勢家嫌乎道光辛丑之秋英夷擾海上衆洶洶或請於大府將決小越堰洩水以阻其來君曰夷船重大安敢人支流中行且如決水上流田禾立枯死民饑且亂何夷之變即爲書遣其子舉人嗣成謁之當事事遂已夷卒退入海以去邑人稔收皆歎曰張翁不與人外事今茲事始爾微翁吾人禍矣君雖以勤家棄舉子獨益好問學治所

居室題曰小南軒志先澤也嘗讀書賦詩其中尤喜作畫興至輒染墨自娛初贊政公以精繪事名君繼之皆為時寶重君生於乾隆壬寅五月初十日卒道光己酉十月二十九日年六十八以子嗣康例得　贈儒林郎配錢氏例贈安人生嗣康道光辛卯舉人前任黃巖訓導歷署岳州寶慶通判嗣恩縣學生繼配錢安人前安人之妹也生嗣成丁酉舉人以官學教習期滿候補知縣嗣立府學生早卒嗣隆嗣封皆縣學生嗣肆凡七子女子子五皆適士人孫十人曾孫二人卽山辱與余交其為人端直明雍議論不妄許人所稱其先人宜可信故為之序而銘銘曰

才不從政家鄉之施苟濟於人闊狹伺期猗嗟張君道直心夷人非必斥急則周之貸而折閱十金若遺其人後富亦弗求追尤茲卓行古人之為序君無略具此銘詩

徐伯昭墓誌銘

伯昭徐氏名漢章爲巴陵縣諸生高等食餼年甚孟也旣能文章工書翰尤通敏於人事常爲人謀無不得其宜人爭就之性和易遇人無貴賤少長皆與懽人有求必應乃快當轉貸給之不慮其負當兵戰時士多輟科舉走趨功名伯昭亦欲一出父母不許之乃不果行余遊江東伯昭願偕往兒子輩以余老幸託之伯昭余在行一切倚伯昭也及歸縣中議修志乘余病辭不獲則以與局調度諸務委伯昭專辦之皆就理余又於君山建北渚亭將遂建湘靈宮皆與商其費於遠近之人未卽工也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伯昭暴疾卒卒後所經手他人錢物値歲盡人有言者尙多無簿籍不知以與何人有衡州寶慶二人販米至洞庭行貲缺遇伯昭願以木質錢伯昭自假敦善公

錢二百千與之不留其質販者售木於漢以錢來還聞伯昭死痛哭去若鄉縣中歎惜其死者幾徧於人人矣父國學雲衢君止一子痛之甚以十年正月三十日葬伯昭於黃婁港蛇山之舊塋而以誌墓屬余余固痛伯昭者乃爲之誌伯昭母許氏妻尹氏子二人得士得圭三女其季以許余姪孫期至銘曰

伯昭其可謂不富而能豪者耶抑賢而不以自高者耶何命之不長而不稱其所宜遭者耶嗚呼是殆將昌其後嗣以卒報其賢勞者耶

湯子惠墓誌銘

君諱亦中字子惠長沙人居北城與湯蠖浯蕃其弟彝柚村皆以布衣先後有名時稱三湯君多學能詩尤喜爲書摹古篆隸得其渾拙之氣又喜章草爲印畫能倉卒怱就

非其人弗與也獨余數數得之嘗訪余兄弟君山天寒行落葉中收阜筴一篋以去交游公卿不妄有所依附嘗一從曾公幕教讀陶督家皆重君湖南增修通志君典校金石文字往衡山搜求巖壁間歸書未就同治十年五月卒年六十有二渴葬不能會弔客余亦未能走哭夫人蕙鄉女史張氏善爲梅余嘗題其卷以爲伉儷風流趙子昂不過也無子晚有妾子纔數月而君卒銘曰

生不雕其樸而天鐫其骨許篆之徒漢隸其僕吾將安放後之人兮當往問諸荒谷

胡薊門墓誌銘

君胡氏諱錫燕字薊門湘潭人祖廷弼道光壬辰進士官澠池知縣父湘南海知縣君少從父任所師事南海陳君澧其學務會通漢宋儒家之說博而益精君嗜之遂不屑

科舉業父欲以軍與事例爲就一官則辭而請以其貲買書因盡羅古今諸籍點讀必竟其部父起官佐職至爲大縣令素豪舉卒無遺貲家故居會城君不樂人事且慮生計則之瀏陽山中就僻儉讀書十餘年不出同治十一年春君自瀏歸長沙過其姻友攸縣龍君汝霖家以貧故謀復遊廣東時方修輯湖南通志諸文士集省下龍君憫君之出爲言主者以志事留處君君既許之矣三月某日龍君會客飲客故多志事人既皆至請君就席而君先之外出遺跡之不得其日君遂不歸越八日始物色得之湘渡之上游則卽以出日投水死其岸人見其屍洄流中且斂埋之矣於是舉歸其喪十一月其家將葬君龍君以屬敏樹爲誌其墓君遺文僅一帙雖少皆可見其學問之意又嘗依顧亭林氏書爲詩本音譜蓋嘗自言年五十後欲有

所爲書而今死四十有八也妻氏子以月之日葬君於縣
鄉原君之死聞者莫不悲之乃推求其志意而爲之銘銘
曰
左徒沈湘由放臣蕩古哀怨惟騷人君胡爲哉投其身事
雖非疑志可論平生皎潔違垢氛遁藏讀書甘永淪富貴
脫去奚病貧千人一出派吾眞徘徊躑躅江之濱淸光動
我波鄰鄰一躍而入魚縱鱗嗟哉舉世奔埃塵汨羅之人
猶爾倫誌君墓者斯貞珉

先妣氏墓道述

嗚呼吾母氏之葬於此邱二十有五年矣初葬權也亦慮
有世故堅厚營之別求地得之將以葬會時兵亂久不果
而新所卜地遠懼子孫數世祭掃或有闕樵蘇弗禁不如
茲邱之近且安也又連有袝者於塋域經久爲宜乃定弗

遷謹述吾母氏言行大略以碣焉而後祔者并志之謹按母氏平生之教敏樹之言曰吾少喪父無兄弟依母氏居母氏亦恃吾以生也吾來汝家尙儉陋無僕御吾分日供炊資紡織以爲用不能有贏以奉吾母吾每省母往還二十里許步行未敢言乏也汝伯兄方九齡我撫之順於我逾年而生汝長姊又數歲生汝二姊十二歲而殤又數歲一男曰福緣最聰慧六歲殤中又有二女養於他家皆殤又一男曰神賜汝二姊殤之歲神賜方二歲亦殤而以生汝汝又苦弱吾誠不意其能以長成也閒二歲又有汝弟付乳母乳之而以乳乳汝爲汝寄名於僧廟之神曰薛和尙者亦名汝和尙許以十二歲而髮也每念前此諸殤皆無甚疾病以死譬如鷹攫雞雛忽然去耳吾每年爲汝兄弟作鞋其式漸大而吾目加昏則且喜且歎曰安得見如

只許長乎汝年十七入學汝弟繼之汝又中鄉舉吾不意其能有是事諺云貧乞兒作官誰想到者步汝其念哉又曰汝父任家事勤勞吾服事惟恐不當汝祖父喜我之能家繼祖母亦不我疵也汝仲季兩父及諸姑氏皆安於我然吾實苦矣不能盡言也又曰汝兄年及五十而歿四子與汝共家事甚好惟人多一切食用難以周悉不如分居俗之分者一人必當家產一分不計人口多寡非其義也今以二分斷之以其半與汝姪汝兄弟共有其一俾汝弟治之無累汝讀書足矣又曰汝以吾故累不赴會試汝但往吾不汝念也及甲辰大挑敏樹入京師得教官以歸而吾母病矣明年四月八日母氏卒以生之年乾隆癸未四月十六日爲年八十有三卒之歲十月十一日葬來家山即此邱也後祔者孫婦何氏煌孫之舅之女沈靜寡言

母喜之年三十九以辛酉十二月十九日卒葬以明年二月十一日曾孫女曰壽曾生乙巳吾母病之日所名以爲禱者年十九卒癸亥之歲七月十二日祔其母左方曾祖母太孺人左之左也孫副榜貢生念穀字式甫能文章試拔貢生不得同治甲子中副榜榜題曰鏡蓉初不惬於名將走從軍中大人余靳之至是乃許行有日而疾作丙寅十二月十一日卒年三十五明年二月十三日葬於此邱又後之左死之短長時也吾母氏之靈顧諸子孫環侍者庶幾無寂寂乎是以不卒改葬同治八年十月敏樹述

培孫壙誌

期培余之嫡長孫也生六年以咸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殤葬於此曰大茅坡諸殤之聚也余痛之爲文以誌未刻石明年二月賊復陷岳州鄉盜起遂焚吾廬又二年長男

請吾又刻之索殘紙槀中無有葢燼矣余又嘗有詩哭培槀亦燼今皆不能記之方亂時長婦復產一男余命之曰來喜若培之復來也而以避徙犇走間不盈月又殤悲夫始培之生日者推其命以爲佳形體充大數歲嬉戲跳躍若不可禁制故未卽授書試指書字令識之皆不誤而遂殤以死今補爲之誌且銘曰

是南屏吳子之長孫生六齡而死故以識其墳

適湘陰彭氏長女四姑墓誌銘

長女諱邵端字曰四姑初余有男子子三人而未有女子女之生吾妻年四十余卅又七矣而是年吾母太孺人方以八十稱壽得女孫貴愛之踰於男後吾妻又連產二女其兄弟凡六人而余兄弟之女三人年皆長於吾女故以伯仲次字之爲四姑五姑六姑而四姑實余之長女云余

爲學官瀏陽吾妻攜三女偕往學官無事余日課四姑五
姑誦書四姑尤聰慧畢四子書毛詩曲禮節授劉向列女
傳皆能言其大義及事實不謬誦唐人詩以傳教兩妹尤
喜以勤遭亂避他鄉余戲爲三女詩五言四十韻以自解
憂久而以問諸女四姑舉其詞必熟余素不取女婦人以
文字被稱說於人或蒙譏議召侮笑余妻尤以爲無用故
諸女皆令早斷筆硯習紡織澣濯之事間治針繡而四姑
剌諸花樣特工又能繡摹小字出筆意秀婉若寫成諸女
伴爭請其法年十九歸彭氏壻曰湘陰縣學生彭原鎰夫
婦甚宜而有禮舅姑早歿事兄公長姒甚恭來甯未嘗有
瑣屑訴私之語母或致錢與之私用輒求余所嗜物及母
所乏以來歸彭氏三年生男子聽兒閒二年生女謹容又
二年生女重容又後年同治六年九月廿一日四姑病疫

痢以卒重容方滿歲逾六日殤而聽兒又病十月一日又殤六歲矣與其母皆以痢暴起冷厥藥不及治嗚呼哀哉吾以爲是女也性行之美粹然平中當爲閨門福壽人而竟早夭以死耶吾以爲女之有子聽兒也形健而識悟當得讀書有成就而竟絕之不使嗣耶其生之所當與歸之所遇幸皆淑善豈謂衆推弗如而旬日之閒駢焉凶隕幾若掃迹於世者其於受命厚薄又何也余爲斷句詩哭女十二首大指撥佛家空無爲釋說又手寫金剛一帙將窆諸其墓旁會其家以祖塋年月未利初葬諸下道開一歲己巳之春二月初五日始克從其先姑兆側其地當汨水入湖荷包潭上之山荷包潭葢即屈潭屈子之所自沈也余復以淨紙更寫經錄余詩其後絹囊之覆之棺上以與之同朽而爲之誌且銘曰

廿七年人間世兒隨亡不畱嗣汝夫之仁兮中道棄之父母之痛兮汝臨死記之生誠本無兮死何惜陰爲野土兮此數尺